



口 12
3083
4



門 口 12
3083
卷 4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七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子路第十三

疏

子路孔子弟子也武為三千之標者也所以次前者武劣

於文故子路次顏淵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註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

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

請益曰無倦註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



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也。

疏

○子路問至無倦

者問為政之法也。云子曰先之勞之者。答也。先之謂先行德信及於民也。勞之謂使勞役也。為政之法。先德澤然後乃可勞役也。云請益者。子路嫌為政之法少。故就孔子更求請益也。云曰無倦者。孔子答曰。但行先之勞之二事。無有懈倦。則自為足也。○**註**孔安國曰。至勞也。○引易。證上先有德。澤可悅。後乃可勞民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註**王肅曰。言為政

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

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註**

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

則賢才無遺也。

疏

仲弓至舍諸。云仲弓為季氏

采邑之宰。故先諮問孔子。求為政之法也。云子曰。先有司者。有司謂彼邑官職屬吏之徒也。言為政之法。未可自逞聰明。且先委任其屬吏。責以舊事。云赦小過者。過誤也。又當放赦民間小小過誤犯之罪者也。云舉賢才者。又當舉民中有才智者。薦之於君者也。云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焉安也。仲弓又諮曰。已識闇昧。豈辨得賢才而可舉也。云曰。舉云云者。仲弓既曰。焉知賢才。故孔子又答曰。但隨爾所知而舉之。爾所不知。他人舉之。汝為民主。汝若好舉賢才。則民心必從。汝所好。各各自舉其所知賢才。皆遂不見捨棄。諸之也。人其捨於之乎。范甯曰。仲弓以非不欲舉賢才。識昧不知人也。孔子以所知者。則舉之。爾不知者。他人自舉之。各舉所知。則賢才豈弃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註**苞氏曰。問往

將何所先行也。子曰：必也正名乎。註馬融曰：正百
 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註苞
 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子曰：野
 哉！由也。註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君子於其所不
 知，蓋闕如也。註苞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
 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註苞氏曰：禮以安上，樂以
 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註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
 事，必可得而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疏子路曰：至已矣。○云子路曰：云云者，子孔子也。
 奚何也？子路詰孔子曰：衛國之君，欲待子共為
 政化。子若往衛，與彼共為政，則先行何事為風化
 也？云子曰：必也正名乎者，孔子答曰：若必先正
 百物之名也，所以先須正名者，為時昏禮亂，言語
 翻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為政必以正名為先也。所
 以下卷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人之屬，是正名
 之類也。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季孫之宰通
 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君取臣，謂之
 取，不謂之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日以來，云君有
 取，謂之取，無曰假也。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
 之義定也。云子路曰：云云者，迂遠也。子路聞孔子

以正名為先。以為不是。故云有是哉。言正名非是也。又云。子之迂也。謂孔子所言正名。於為政之事。賒遠。不迫於事實。又云。奚其正。言何須正也。云子曰。野哉。由也者。野。不達也。由。子路名也。子路不時。正名之理也。便謂孔子言遠於事實。故孔子責之。云。野哉。由也。所以前卷云。由。誨汝知之乎。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云。君子云者。既先責之。云。野哉。此又戒之。言君子之人。若事於己。有所不知。則當關而不言。今汝不知正名之義。便謂為迂。遠何乎。云。義。言所以為政。先須正名。且夫名以召實。實以應名。名若倒錯。不正。則當言語紕僻。不得順序也。云。從順序。則政行。觸事不成也。云。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者。興猶行也。若國事多失。則禮樂之教不通。行也。云。禮樂云云者。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若其不行。則君上不安。惡風不。移。故有淫刑濫罰。不中於道理也。云。刑罰云云者。措猶置立也。刑罰。

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跼天踏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云。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者。既民無所措手足。由於名之不正。故君子為政者。宜正其名。必使順序而可言也。云。言之必可行也者。言既順序。則事所以可行也。云。君子云云者。言必使可行政。於其言不得苟且而不正也。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苞氏曰。至事也。○謂正名與事相乖違者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註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註

孔安國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註

苞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

負者以器曰。穡也。疏。樊遲請至用稼。云。樊遲請

穀之名。樊遲請於孔子。求學種五穀之術也。云。子

曰。吾不如老農者。農者。農也。是耕田之人也。言耕

田所以使國家倉廩濃厚也。樊遲既請學稼於孔

子。孔子言我門唯有先王之典籍。非耕稼之所。若

若欲學稼。當就農夫之老者學之。故云。吾不如老

農。云。請學為圃者。圃者。種菜之事也。既請農不許。

又更就孔子。求學種菜之術也。云。子曰。吾不如老

圃者。又答曰。我不如種菜之術也。老圃者。也。云。樊遲出

者。既請二者。不為師所許。故出。云。子曰。小人哉

樊須也者。小人是貪利者也。樊遲出後。孔子呼名

罵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在孔子之門。

不請學仁義忠信之道。而學求利之術。故云。小人

也。云。上好禮云云者。責之既竟。此又說學君子之

道。勝學小人之事也。言君上若好禮。則民下誰敢

不敬。故云。莫敢不敬。禮主敬。故也。云。上好義云云

者。君上若裁斷得宜。則民下皆服。義者。宜也。云。上

好信云云者。君上若好信。則民下有敬。不復欺。故

相與皆盡於情理也。李充曰。用情猶盡忠也。行禮

不以求敬。而民自敬。好義不以服民。而民自服。施

信。不以結心。而民自盡信。言民之從上。猶影之隨

形也。云。夫如云云者。夫發語端也。是者。此也。負子

以器曰。穡。言君上若好行上三事。夫得如此。四方

之民。大小歸化。故並器負其子而來。至也。李充云。

負子。以器。言化之。所感。不召而自來。云。焉用稼者。

馬猶何也。行此三事。而四方自歸。則何用學稼乎。

李充曰。余謂樊遲雖非入室之流。然亦從遊侍側。

對揚崇德。辨惑之義。且聖教殷勤。唯學為先。故言

君子謙道。不謀食。又曰。耕也。餽在其中矣。學也。祿

在其中矣而遲親稟明誨乃詒圖錄何頑固之甚哉縱使樊遲欲舍學營生猶足知非聖師之謀矣將恐三千之徒雖同學聖門而未嘗能皆忘榮祿道教之益奢情之患切筆食不改其樂者唯顏回堪之耳遲之斯問將必有由亦如宰我問喪之謂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註專猶獨也

子曰至以為誦詩三百者不用

文。背文而念曰誦。亦曰。口讀曰誦。詩有三百五篇。以政不達者。達猶曉也。詩有六義。國風二雅。並是為政之法。今授政與此。誦詩之人。不能曉解也。袁氏曰。詩有三百篇。是以為政者也。云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專猶獨也。孔子語鯉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者。今使此誦詩之人。聘問隣國。而不能專對。猶應對也。袁氏曰。古人使。賦詩而答對。云雖多亦奚以為者。奚何也。誦詩宜曉政。而今不達。又應專對。而今不能。雖復誦詠之。多亦何所為用哉。故云亦奚以為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註令教

令也。子曰至不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者。如

則下不令而自從也。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終不直也。范甯曰。上行理儆而

制下使正猶立邪表責直影猶東行求郢而此終年不得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註苞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

之封也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

之政亦如兄弟也疏子曰魯衛之政兄弟魯是

公康叔是兄弟當周公初時則二國風化俱惡亦如兄弟

故衛瓘曰言治亂略同也註苞氏曰至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註王肅曰荆與蘧瑗史鱣並

為君子也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

苟美矣疏子謂至美矣云子謂云者衛公子

荆是衛家公子也諸侯之庶子並稱公子

子曰居其家能治不為奢侈故曰善居室也云始有

曰苟合矣者此是善居室之事始有謂為居初有

財帛時也曰猶云也苟且也苟且非本意也于

財人皆無而為有虛而為盈奢華過實子荆初有

財高不敢言已才力所招但云是苟且遇合而已

云少有曰苟完矣者少有謂更復多少勝於始有

時也既少勝於前始有但云苟且得自全完而已

不取言欲為久富貴也云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

謂家道遂大富時也亦云苟且為美非是性之所

欲故云苟美矣註王肅曰至子也蘧瑗字伯

玉後卷云君子哉蘧伯玉亦是也吳公子札出聘

于上國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子叔公

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事在春秋第十九卷襄公二十九年傳也

子適衛冉子僕註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也子

曰庶矣哉註孔安國曰庶衆也言衛民衆多也冉

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

焉曰教之疏子適至教之云子適衛冉子僕者

為孔子御車也云子曰庶矣哉者庶衆也孔子歎

衛人民之衆多也矣云冉有曰云云者加益也冉

有言其民既衆多復何以滋之也云富之者孔子

曰宜益以富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又問既

已富益又復何以益之云曰教之者既富而

後可以教化之范甯曰衣食足當訓義方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註孔安

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暮月而可以行其政

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疏子曰至有成云子曰

羊一周也可者未足之辭也言若誠能用我為治

政者一年即可小治也一年天氣一周變故人情

亦少改也云三年有成者成大成也三年一閏

是天道一成故為政治若得三年風政亦成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註王肅曰

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者不用刑

殺也誠哉是言也註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子

信也疏子曰至言也云子曰云者善人謂賢

政教理勝而殘暴之人不起也去殺謂無復刑殺

也言賢人為諸侯已百年則殘暴不起所以刑辟

無用袁氏曰善人謂體善德賢人也言化當有漸

也任善用賢則可止刑任惡則殺愈生也云誠哉

是言也者誠信也古舊有此語故孔子稱而美信之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註孔安國曰三十年曰

世

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仁者謂聖人為天子也世三十年者舊被惡化之

速故三十年而政乃大成必頌世者舊被惡化之

民已盡。新生之民得三十年則所稟聖化易成故

顏延之曰。革命之王。必漸化物以善道。深亂之民

未能從道為化。不得無威刑之用。則仁施未全。改

物之道。必須易世。使正化德教。不行暴亂。則刑罰

可措。仁功可成。變聲曰。習亂俗。雖要法刑。而外必

猶未能化也。必待世變。人改。生習治道。然後仁化

成也。刑措成康。化隆文景。由

亂民之世。易。殷秦之俗。遠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誠子曰。至人何。云子曰。云者。苟誠也。言

不能云云者。其自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云如正人何

也。故江熙曰。從政者。以正人為事也。身不正。那能

也。對曰。有政。註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子

曰。其事也。註馬融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政

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註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

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註冉子至

云。冉子退朝者。退朝。謂旦朝。竟而還家。朝廷云。退

也。云。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冉子還晚於常朝。故

孔子問之。今還何晏也。范甯曰。冉求早朝。晚退。故

孔子疑而問之也。云。對曰。有政者。答所以退。晚之

由也。言在朝論於政事。故至晏也。云。子曰。其小事

正人

冉子退朝。註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

也。對曰。有政。註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子

曰。其事也。註馬融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政

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註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

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註冉子至

云。冉子退朝者。退朝。謂旦朝。竟而還家。朝廷云。退

也。云。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冉子還晚於常朝。故

孔子問之。今還何晏也。范甯曰。冉求早朝。晚退。故

孔子疑而問之也。云。對曰。有政者。答所以退。晚之

由也。言在朝論於政事。故至晏也。云。子曰。其小事

者。孔子言在朝論於政事。故至晏也。云。子曰。其小事

耳。故云其事也。云如有云云者，孔子更說所以知非政之由也。以用也。言若必是有政事，雖不吾既必應用，而吾既為卿大夫，亦當必應參預聞之。今既不聞，則知汝所論非關政也。樂肇曰：按稱政事，此有季路，未有不知其名，而能職其事者。斯蓋微言以譏季氏專政之辭。若以家臣無與政之理，則二三子為宰而問政者多矣。未聞夫子有譏焉。○
註周生烈曰：至君也。○冉子爾時仕季氏，且上朝於魯君，當是季氏，非有從之朝魯君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註**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註孔安國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也。知如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樂莫予違也。**註**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註**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也。
定公問至邦乎。○云定公問云云者，定公魯君也。諸之也。問孔子有出一言而能興邦者不乎。云孔

子對云云者若是者。猶如此也。答曰。豈有出一言而興得邦國乎。言不可得。傾如此也。云其幾也者。幾。近也。然一言雖不可。即使興。而有可近於興邦者。故云其幾也。云人之言云云者。此已下是一言。近興邦之言。設有人云。在上為君。既為人主。不可輕脫罪歸元首。故為難也。又云為人臣者。國家之事。應知無不為也。必致身竭命。故云不易也。云如知云云者。如若也。若知為君難。而云不敢作。此言則豈不近一言與國乎。不云為臣不易者。從可知也。且君道尊貴。為人所貪。故時舉君也。云曰一言云云者。定公又問有一言。而令邦國即喪者不乎。云孔子對云云者。亦如前答。亦有言近之者也。云人之言云云者。此舉近喪邦之言也。設有人言我本無樂為人君。上所以樂為君者。正言我有言語而人異我。無敢違拒我者。為此故所以樂為君耳。云如其善云云者。將譏其惡。故先發此句也。此若為君而出言必善。而民不違。如此者。乃可為善耳。故云不亦善乎。云如不善云云者。又答若為君

而言不善。使民不違。則此言不近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疏

葉公問至者來。云葉公問政者。葉

公亦問孔子為政之道。云子曰云云者。言為政之道。若能使近民權悅。則遠人來至也。江熙曰。邊國

之人。豪氣不除。物情不附。故以悅近以諭之。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注鄭玄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

也。子曰無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注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

則不達矣。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疏子夏

不成。云子夏為莒父宰問政者。子夏欲往莒父為宰。故先問孔子為政之法也。云子曰無欲速者。

言為政之道。每當開緩。不得倉卒求速成也。云母見小利者。政貴有恒。不得見小財利。而由法為之。云欲速則不達者。解欲速之累也。若不安緩。每事而欲速成。則不通達於事理也。云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若見小利。而枉法曲教。則為政之大事。無所成就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註孔安國曰。直躬。直

身而行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註周生烈曰。有因

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疏葉公語至中矣。云葉

黨中有直躬之人。欲自矜誇於孔子也。躬猶身也。言無所邪曲也。云其父云云者。此直躬者也。攘盜也。言黨中有人行直。其父盜羊。而子告失羊主。證明道父之盜也。云孔子曰云云者。拒於葉公。故云

吾黨中有直行者。則異於證父之盜為直也。云父為云云者。孔子舉所異者。言為風政者。以孝悌為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應相隱。若隱。則自不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隱。則人倫之義盡矣。樊光曰。父為子隱者。欲求子孝也。父必先為慈。家風由父。故先稱父。范甯曰。夫所謂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隱。諱則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以為直哉。故相隱。乃可為直耳。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為隱。不問其罪。蓋合先王之典章。江熙曰。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警毀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謂他人物來已家。而藏隱取之。謂之攘也。

樊遲問。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可棄也。註苞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

棄去而不行也。

疏

樊遲問至棄也。云樊遲問仁者問孔子行仁之道也。云子曰

居處恭者答仁道。居謂常居。恒以恭遜為用也。燕

居溫溫是也。云執事敬者謂行禮執事時禮主於

敬也。云與人忠者謂交接朋友時宜盡忠不相欺。

云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假令入夷狄無禮義之

處。亦不可捨棄於此。三事此則仁也。江無禮義之

敬。忠君子任性而行已。所以為仁也。本不為外物。

故以夷狄不可棄而仁也。若不行於

無常則偽斯見矣。偽見則去仁遠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註**孔

安國曰。有恥有所不為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

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

亦可以為次矣。**註**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為

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筭也。

註鄭玄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筭。竹器。容斗二升者

也。筭。數也。**疏**謂問在朝為士之法。是卿大夫可知

也。云子曰。行己有恥者。答士行也。言自行已身恒

有可恥之事。故不為也。李充曰。居正情者當遲退。

必無者。其唯取乎。是以當其空行。則取已之不

及。及其宜止。則取已之不免為人臣。則取其君不

如堯舜。處濁世。則取獨不為君子。將出言。則取躬

之不逮。是故孔子之稱丘明。亦貴其同取義。苟孝

悌之先者也。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君號令出

使於四方之國。則必使稱當不使君命之見凌辱

也故李充曰古之良使者受命不受辭事有權宜則與時消息排患釋難解紛挫銳者可謂良也云謂士矣者能取及不辱二事並行無虧乃可謂為士矣此行最高故在也云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問士之上者故敢更問士之次者云曰宗族為近故稱孝鄉黨為遠故稱悌是事兄長為遠宗族稱於宗族悌及於鄉黨而孝或為未優使於四方猶未能備故為之次者也云曰敢問其次者又問求於士者也云曰言必信行必果者此答士之次也君子達士負而不諱言不期苟信捨藏隨時何期必遂若小行之士言必信須期苟信捨藏也云曰然小人哉果必信為譬也磬也難移之貌也小人為惡堅執難化余小人之去必行信果守志不迴如小人也云抑亦可為次矣者抑語助也凡事欲強使相關亦多云抑也言此小行亦強可為士之次也李充曰言可覆而行必成雖為小器取其能有所立繆協曰果成也言必

合乎信行必期諸成君子之體其業大哉雖行磬小器而能必信必果者取其共有成抑亦可為士之次也云曰今之從政者復云何如云子曰云者噫不平今士之從政者復云何如云子曰云者噫不平聲箒竹器也容一斗二升故云斗箒也筭數也子貢已聞古之是而又問今之非故云噫也不平之聲既竟故又云今之人也言今之小人器量如斗箒之器耳何足數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註苞氏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註苞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者也

疏子曰至為也云不得中行而與之者中行行能得其中

者。當時偽多實少。無復所行得中之人。故孔子歎曰。不得中行而與之。謂共處於世乎。云必也狂狷也。狂者。狂謂應直進而不得中道。而能各任天然。而不為不進者。也。二人。雖不得中道。而與之。天然。而不為不進者。故孔子曰。既不得中道者。而與之。而得與此二人亦好。故云。狂狷乎。言世亦無此人。江熙曰。狂者。知進而不退。知取而不知與。狷者。急狹。能有所不為。皆不中道也。然率其天真。不為偽也。李世澆薄。言與實違背。心以惡時。飾詐以誇物。是以錄狂狷之一法也。云狂者。云者。此說狂狷之行。言狂者不為惡。唯直進取善。故云。進取。狷者。應進而不遷。故云。有所不為也。苞氏曰。至一者也。云狂者。進取善道者。進而不為惡。故云。取善道也。云狷者。守節無為者。不進。故云。守節無為也。云欲得云。云者。說時多偽。而狂狷天然。恒一。故云。取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註孔安

國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

常之人也。善夫。註苞氏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恒其

德。或承之。羞。註孔安國曰。此易恒卦之辭也。言德

無常。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矣。註鄭玄曰。

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註至子曰。

矣。云子曰。云云者。南人。南國人也。無恒。用行無

常也。巫。接事鬼神者。醫。能治人病者。南人。舊有言

云。人若用行不恒者。則巫醫為治之不差。故云。不

可作巫醫也。云。言不可使無恒之人。為巫醫也。

衛瓘曰。言無恒之人。乃不可以為巫醫。巫醫則疑

誤人也。而况其餘乎。云善夫者。孔子述南人言。故

先稱之。而後云善夫也。矣。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者。孔子引易恒卦不恒之辭。證無恒之惡。言人若

為德不恒。則必羞辱承之。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何以知或是常。按詩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鄭玄曰。或。常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河上公注云。或。常也。云子曰。不占而已矣者。此記者又引禮記孔子語來。證無恒之惡也。言無恒。人非唯不可作巫醫而已。亦不可以為卜筮。卜筮亦不能占無恒之人。故云不占而已矣。禮記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占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是明南人。有兩時。兩語。故孔子兩稱之。而禮記論語亦各有也。所錄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註。君子心和。然

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

其利。故曰不和也。疏。子曰。至不和。云君子和而

謂立志各異也。君子之人。千萬。千萬其心。和如一。而所習立之志業不同也。云小人同而不和者。小

人為惡如一。故云同也。好鬪爭。故云不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

善者惡之。註。孔安國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是善

善明。惡惡著也。疏。子貢問至惡之。云子貢問云。

為鄉人共所崇好。則此人如何。云子曰。未可也。者。孔子不許。故云未可也。知所以未可者。設一鄉皆惡。而此人為惡。與物同黨。故為眾人共見。稱美。故未可信也。云鄉人皆惡之何如者。既云皆好。為未可。故更問設其鄉之人。皆共憎惡此人。則何如。云子曰。未可也。者。孔子亦所以未許者。設一鄉皆

惡而此人不獨為善。不與眾同。故為群惡所疾。故未
可信也。云不如云云者。何答既並云未可。故此說
其可之事也。言若此人為善人。乃可信也。一云。子貢
善者所惡。如此則是善人。乃可信也。孔子答云。未可。
又問。子曰。與一鄉人皆親好。何如。孔子又答云。未
可。既頻答未可。所以更為說云。不如擇鄉人善者
與之親好。若不善者與之為疎惡也。○**註**孔安國
曰。至著也。○已為善人。為善人之所好。故是善
善明也。惡人惡已。則非已惡。故是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註**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

人。故易事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
之。**註**孔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小人難事而易說
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註**子曰

至備焉。○云君子易事難說也者。君子忠恕。故易
事也。照見物理。不可欺詐。故難悅也。云說之不。以
道不說者。此釋難悅也。君子既照識理深。若人以
非道理之事來求使之悅。已則識之。故不悅也。云
及其使人也。器之者。此釋易事也。器猶能也。君子
既不責備於一人。故隨人之能而用之。不過分責
人。故易事。云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者。小人不識道
理。故難事也。可以非法欺之也。云說之。雖不以道
說也者。此釋易悅也。既不識道理。故雖不以道之
事悅之。亦既悅也。云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者。此解
難事也。不測度他人器量。
而過分責人。故難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註**君子自縱泰。

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註**子曰。至

云君子泰而不驕者。君子坦蕩蕩。心貌怡平。是泰
而不為驕慢也。云小人驕而不泰者。小人性好輕

凌。而心恒戚戚。是驕而不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註**王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

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疏**子曰。剛毅。

木。訥。近仁。言此四事與仁相似。故云近仁。剛者。性無求欲。仁者。靜。故剛者近仁也。毅者。性果敢。仁者。必有勇。周窮濟急。投身成仁。故毅者近仁也。木者。質朴。仁者。不尚華飾。故木者近仁也。訥者。言語遲鈍。仁者。慎言。故訥者近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註**馬融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

疏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

子路問至如也。云子路問云云者。問為士之行。和悅切磋之道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也。切偲偲。須有切磋之貌也。怡怡。和順之貌也。言為士之法。必相切磋。又須和從也。云朋友切切偲偲者。向答雖合曰。怡怡三事。而不可專施一人。故更分之也。若是朋友義在相益。故須切偲也。云兄弟怡怡如者。兄弟骨肉。理在和順。故須怡怡也。兄弟怡怡如。為朋友不唯切磋。亦貴和諧。兄弟非但怡怡。亦須戒厲。然朋友道缺。則面朋而匿怨。兄弟道缺。則鬩牆而外侮。何者。憂樂本殊。故重弊至于恨。匿將欲矯之。故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切偲偲。故云朋友切切責之貌也。怡怡。和順之貌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註**苞氏曰。即戎。

就兵可以攻戰也。**疏**子曰。至戎矣。善人。賢人也。三年一考。九歲三考。三年黜陟幽明。待其成者。九年則正可也。今日七年者。是兩考已竟。新入三考。

論語集解義疏卷之七

言言一解義疏卷之十一
之初者也。若有可急，不暇待九年，則七年考亦可。亦可者，未全好之名。繆協曰：亦可以即戎，未盡善義也。江熙曰：子曰：苟有用我者，三月而可也。三年有成，善人之教，不逮機理，倍於聖人，亦可有成。六年之外，民可用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註馬融曰：言用不習民

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疏子曰：至棄之。民命可重，故孔

子慎戰，所以教至七年，猶曰亦可。若不經教戰，而使之戰，是謂棄民也。江熙曰：善人教民如斯，乃可即戎，況乎不及善人，而馳驅不習之民戰，以肉餒虎，徒奔而已也。琳公曰：言德教不及於民，而令就戰，民無不死也。必致破敗，故曰弃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 疏 憲者，弟子原憲也。問者，問於孔子進仕之法也。所以次前

者，顧路既允，文允武，則學優者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也。

憲問取子曰：邦有道，穀。註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

當食其祿也。邦無道，穀取也。註孔安國曰：君無道

而在其朝，食其祿，是取辱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

以為仁矣。註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

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

不知也。註苞氏曰：此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為仁

也。疏 憲問至知也。○云：憲問取者，弟子原憲問孔

子。凡行事最為可取者，也。云：子曰：邦有道，穀。取者，取事也。將言可取者，先舉不取者也。穀，祿也。若有道，則可以仕而食其祿也。云：邦無道，穀取

也者此可取者若君無道而仕食其祿則可為取也云云克伐云云者克勝也謂性也凌人也伐謂有功而不自稱怨謂小小忌怨欲貪欲也原憲又問若人能不行此四事可以得為仁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不許能不行四事則為難耳謂為仁則非吾所知也仁者必不伐不伐必有仁顏淵無伐善夷齊無怨老子曰少私寡欲此皆是仁也公縉之不欲孟之反不伐原憲蓬室不怨則未及於仁故云不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註士當志道不求安

而懷其居非士也疏子曰至士矣○懷居猶居求

子居無求安士也若懷居非為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註苞氏曰危厲也邦有道可

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遜註遜順也厲行不

隨俗順言以遠害也疏子曰至言遜○云子曰云

以正理處人故民可以得嚴厲其言行也云邦無

道危行言遜者君若無道必以非理罪人故民下

所行乃嚴厲不同亂俗而言不可厲厲必獲罪當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註德不可以憶中故必有言也

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子曰至有仁○云子曰云者既有德則其言語必中故必有言也云有言者不必有德者人必多言故不必苟德也殷仲堪曰修理蹈道德之義也由德有言言則未矣未可矯而本無假故有德者

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李充曰：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佞巧之言也。數陳成敗，合連縱橫者，說客之言也。凌誇之談，多方論者，辯士之言也。德音高合，發為明訓，聲滿天下，若出全者，有德之言也。故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也。云仁者必有勇，者殺身成仁，故必有勇也。云勇者不必有仁者，暴虎憑河，不必有仁也。殷仲堪曰：誠愛無私，仁之理也。見危授命，若身手之相救焉。存道忘生，斯為仁矣。若非以強以肆武，勇以勝物，陵超在於要利，輕死元非以為仁。故云仁者必有勇，勇者在於要利，輕死充曰：陸行而不避虎兇者，獵夫之勇也；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鋒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仁者之勇也。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德不至言也。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是事也。○後其德成，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是事也。

南宮适

註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夏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也，俱不得其死，然。

註孔安國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註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註孔

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也。

疏

南宮造

造問孔子之事也。曰：古有一人名羿而善能射。故
云：羿善射。淮南子云：堯時有十日並出，草木焦枯，
堯命羿令射之，中其九。日中為皆死焉。羿者，古
時多力人也。盪推也。舟，船也。能陸地推舟也。俱
不得其死，然者言羿與二人。雖能射及多力，俱為
人所殺。不終天壽，故云俱不得其死。然者，云禹稷躬
稼而有天下者，禹、夏、禹、帝，姓姁，名文命。黃帝玄
孫。鯀之子也。謚法：受禪成功曰禹。治水九年也。稷
後稷，事舜時，百穀也。躬稼，播種也。有天下，謂為天
子也。言禹身治瀋、沔、手、足、胼、胝，勤勞九州，稷播種
百穀，二人不為篡，並有德為民。禹即身為天子，稷
子孫為天子。造所問孔子者，以孔子之德比於禹
稷，則孔子亦當必有王位也。云：夫子不答者，孔子
知造以禹稷比己，故謙而不答也。云：南宮造出者，
孔子不答，造自退出。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不對面

答造是謙也。造出後而美之，欲天下皆知尚德也。
若人如此人也。造知賤於羿，尊貴禹、稷，所德也。
也。君子尚德如此人。造知然就此南宮造，非周有十
士之南宮造也。造時諸侯國名也。其君名羿也。云：篡
之君者，有窮。夏時篡奪也。夏后，禹之後世為天子，名
夏后相之位者，篡奪也。夏后，禹之後世為天子，名
相。即位為君，有窮之君篡奪也。夏后相之位者，其
臣寒浞殺之者，羿奪相也。而自立為君，其位號有
窮之君，不修德政，好畋獵，臣寒浞殺之，而篡其位。
云：因其室而生，稟者，因猶通也。室，妻也。促既殺羿，
而通於羿妻，遂有孕生稟。云：稟多力，能陸地行舟，
者，稟是浞之子。多力，於陸地推舟。云：為夏后少康
所殺者，夏后少康亦夏禹後世子孫。又殺稟而自
立為天子也。造馬融曰：至王也。云：禹及其身
者，禹身得天子也。造馬融曰：至王也。云：禹及其身
子也。云：皆王也。者，皆為天子也。造馬融曰：至王也。云：禹及其身
子也。云：皆王也。者，皆為天子也。造馬融曰：至王也。云：禹及其身
子也。云：皆王也。者，皆為天子也。造馬融曰：至王也。云：禹及其身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註

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
子曰。至者也。

云者。此謂賢人已下。不仁之君子也。未能圓足時

有不仁。如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後則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是畏也。袁氏曰。此君子無定名也。利仁

慕為仁者。不能盡體仁。時有不仁一迹也。夫語助

也。云未有云云者。小人併為惡事。未能有行民善

達於仁道。故云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袁氏曰。小

人性不及仁道。故不能及仁事者也。王弼

曰。假君子以甚小人之辭。君子無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註孔安國曰。言

人有所愛。必欲勞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疏

子曰。至誨乎。云愛之能勿勞乎者。愛慕也。凡人

在志在心。見形於外也。既有心愛慕此人。學問之

道。不無勞賴之辭也。云忠焉能勿誨乎者。忠者盡

中心也。誨教也。有人盡中心來者。不無教誨之辭。

李充曰。愛志不能不勞。心盡忠不能不教誨。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註孔安國曰。裨諶。鄭大夫名

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

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也。世叔討論

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註馬融曰。

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

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

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也。更此四賢而成。

故鮮有敗事也。

疏

子曰至色之。

云為命者為作

作盟會之書也。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之事也。

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辭。則入於草野之中。

以創之獲之。

云世叔討論之者。世叔亦鄭大夫。

也。討治也。論者評也。世叔有不能草創學問寡才。

藻盟會之辭。但能討論治正。謀所造之辭。云行人。

子羽修飾之者。子羽亦鄭大夫。行人是掌使者官。

名也。不能始創。又不能討治。但能取前人所創治。

者。更唯彫修飾之。云東里子產潤色之者。居鄭之

東里。因為氏姓。又公孫僑名。亦曰國僑。字子產。才

學過超前之三賢。加添潤色。周旋會盟之辭也。有

此四賢。鮮有過失。

註孔安國曰。至辭也。獲得也。謹

是春秋十九卷。魯襄公三十一年。傳語也。獲得也。謹

入野為盟會之辭。則成於國中。則辭不成也。

馬融曰。至事也。更經也。鮮少也。事經此禘諶等

國之四人也。故鄭

國之少。有敗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註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

之遺愛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註馬融曰。子西。鄭

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

問管仲曰。人也。

註鄭玄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奪

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註孔安國曰。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

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

故也。

疏或問至怨言。云或問子產者。或人問於

人也。者。答或人也。言子產德行於民何如。云子曰。惠

救於民。甚有恩惠。故云惠人也。云問子西者。或人

論語集解義疏卷之七

又問孔子。鄭之大夫。西德業如何。鄭之公孫夏
或云。楚令尹子西。云曰。彼哉彼哉。又答或人言
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云問管中者。或人
更問孔子。齊大夫管仲之德行。於民何如也。云
曰。人也者。答曰。管仲是人也。云。奪伯氏駢邑三百
者。釋所以是人之事也。伯氏名偃。大夫駢邑三百
氏所食采邑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
之地三百家也。云。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者。飯猶食
也。蔬猶麤也。沒。終齒年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
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麤糲。以終餘年。不敢有
怨言也。所以然者。明管仲奪之當理。故不怨也。
孔安國曰。至愛也。○子產德之行流於後世。有古
人之遺風。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事在春秋第二十四卷。魯昭公二十年。冬。傳也。
逢。鄭玄曰。至人也。○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道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疏 子曰。至驕易。○云
貧而無怨。難者。貧

交困於飢寒。所以有怨。若能無怨者。則為難矣。江
熙曰。顏愿無怨。不可及也。云。富而無驕。易者。富貴
豐足。無所應怨。然應無驕。則為易也。
也。江熙曰。若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也。

註 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家臣

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

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也。**疏** 子曰。至夫也。○此

所能。趙魏皆晉地也。老者。采邑之室老也。優猶寬

閑也。公綽性靜寡欲。若為采邑之臣。則寬緩有餘

裕也。滕薛皆小國。職煩。公綽不能為大夫也。○**疏**

孔安國曰。至為也。○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

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不貪賢。賢

人少。其職事煩雜。故不可使公綽為之。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註馬融曰：魯大夫

臧孫紇也。公綽之不欲。註馬融曰：魯大夫孟公綽

也。卞莊子之勇。註周生烈曰：卞邑大夫也。冉求之

藝。文之以禮樂。註孔安國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

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

義。註馬融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見危授命，久要

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註孔安國曰：久

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也。疏子路問成人者，問人

何所行德，可為成人乎。云：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者，

答若德成人者，使智如臧武仲，然武仲唯有求立

後於魯，而為孔子所譏。此亦非智者。齊侯將為臧

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

矣。抑君以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

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

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

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

謂能避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

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怨施也。此是智

也。事在春秋第十七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云：公

綽之不欲者，非唯須智如武仲，又須無欲如公綽。

不欲，不貪欲。所以唯能為趙魏者也。范甯曰：不欲

不營財利也。云：卞莊子之勇者，又非但公綽之無

欲。又須勇如卞莊子之勇。莊子能獨格虎一云：卞

莊子與家臣卞壽途，中見兩虎共食一牛。莊子欲

前以劍揮之。家臣曰：牛者，虎之美食，牛盡，虎之未

荀子大夏篇云：存人欲，
伐身自危，卞莊子不取過

有上四人之才智。又須加禮樂以文飾之也。云亦
可以為成人矣。亦可謂為成人。人之難也。云曰今
人。又加禮樂。則亦可謂為成人。謂也。向之所答。是說古
之成人者。何必然者。曰者。謂也。向之所答。是說古
者。此已下說。成人之法。是也。然也。云見利思義
仁義。合宜之財。然後可取。顏特進曰。見利思義。雖
不及公。綽之。不欲。猶顧義也。云見危授命者。若見
其君之危。則當授命。竭身不苟。免也。曲禮云。臨財
無苟得。臨難無苟免。是也。顏特進曰。見危授命。雖
不及下。莊子之勇。猶顧義不苟免也。云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者。久要。舊約也。平生者。少年時也。言成
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云亦可
以為成人矣。者。言如見利思義。竭身致命。至老不
忘平生之言。則亦可
得為今之成人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

取乎。註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
謚也。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
人不厭其取也。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註馬融曰。美
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問子問至然乎。云子
明賈相訪。而問公叔文子之事。時公明賈仕公叔
文子。故問之者也。云曰信云云者。此是問公叔文
子之事也。夫子呼公叔文子為夫子。言人傳文子
平生不言不笑。不取財利。此三事。孔子未信。故見
公明賈而問之也。云公明賈對云云者。過誤也。答
孔子曰。文子有此三事。是為誤耳。實理不然也。云
夫子時云云者。先云是告者誤。後答言以實事對
言我夫子非時不語。語必得之中。既得之中。故世

人不厭其言也。云樂然云云者，夫笑為樂，若不樂而強笑，必為人所厭。更云事言訖，然後笑也。云義然云云者，夫取利若非義取，則為人所厭。我夫子見得思義，義而後取，故人不厭其取也。云子曰其然者，然如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三事，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一云其然是驚其如此，豈其然乎，其不能悉如此也。袁氏曰：其然之也，此則善之者，恐其不能。故設疑辭。馬融曰：至然也。云美其得道者，釋其然也。云嫌其云云者，釋豈其然乎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也。註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

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紂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

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紂

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子曰：至信也。云

名統，武謚也。防是武仲故食采邑也。為後，謂立後也。武仲，魯襄公二十三年為孟氏所譖，出奔邾。後從邾還防，而使人請於魯為其後於防。故云以防求為後於魯。云雖曰不要君，吾不信者，要，謂要君也。不先盡忠而先欺君也。武仲出奔而猶求立後於其故邑，時人皆謂武仲此事非要，孔子據其理是要，故云雖曰不要，吾不信也。是不信時人不要之言也。袁氏曰：奔不越境而據私邑，求立先人之後，此正要君也。孔安國曰：至君也。云防武仲故邑者，武仲食邑於防，既已出奔，故邑云為後立後也者，其既自出奔，欲更立後於防。云魯襄云云者，李武子無適子，有公子鉏，是公彌也。及紂是悼子也。李氏愛紂欲立之，又公子鉏年長而臧紂謀為立統，李氏從之。孟孫死，又廢大立小，是依李

氏家用事。故孟氏家惡臧紇。閉門譖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且臧氏。季孫不信。後孟氏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介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之家。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云自邾云者。大蔡是臧為。二人在。在鑄。在舅氏國也。紇在邾。先遣使以龜告魯。求立為後。賈聞命矣。再拜受龜。而使弟臧為以納請。紇遣使後。乃自邾還防。云曰。紇云者。紇至防。使臧為為使。至魯。傳紇之言。初孟氏譖紇以甲自隨。謂欲為亂。季孫信而攻之。故紇今謝之。而言已。以介甲從已。而視之。非敢欲為害。正是智不。敢私求還。正是欲求立後守先人之祀。是為先人。之請。云無廢二勲者。二勲是臧文仲。宣叔也。是紇。之祖。父並於魯有功勲。今願得立祀。是不敢廢二。世之勲也。云不敢不避邑也。云若二大勲不廢。得有守祀之人。則紇敢不避邑也。云乃立臧為者。魯得紇。

請。仍立臧為為後也。所以立臧為者。臧為于時又私自為請。求立己也。云紇致防而奔齊者。紇得立臧為後。竟故致防與臧為而奔齊。云此所謂要君也。要君也。事在春秋第十七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鄭玄曰。譎者詐也。謂召於

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

而不譎。注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

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疏子曰。至不譎

譎而不正者。晉文公是。晉獻公之子重耳也。初為驪姬之難。遂出奔新城。游歷諸國。至二十八年。受

命為侯伯。遂為之主。此評其有失也。諺。詭詐也。文公為霸王。行詭詐。而不得為正禮。時天子是周襄王。微弱。文公欲為霸王。大合諸侯。而欲事天子。以王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天子。乃喻諸天子。令出畋狩。因此盡君臣之禮。天子遂至晉河陽之地。此是文公。諺而不正禮也。事在春秋七卷。僖公二十年。八年。云齊桓公正而不諺者。此是齊侯為霸王。依正而行。不為詐諺。是勝於晉文公也。江熙曰。言此二君。霸迹不同。而所以翼佐天子。綏諸侯。使車無異轍。書無異文也。○鄭玄曰。至正也。○此臣無石君之禮。而文公召之。故不為教訓也。故春秋不云。晉侯召君。但云天王狩于河陽。言是天子自狩。以至河陽也。○馬融曰。至諺也。○魯僖公三年。冬。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圓。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是搖蕩船也。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至明年四年春。齊侯之師侵蔡。蔡潰散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慮君之涉。

吾地也。何故齊侯使管仲對曰。昔石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來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還。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還。君其問諸水濱。按春秋傳。齊侯伐楚。賁此二事。是正不諺也。楚地出好茅。貢王祭將縮酒。縮酒者。謂束茅而灌之。以酒謂之縮酒。楚既久。不貢茅。故周王祭時。無茅以供。縮酒。乃就齊徵求之。又昭王是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死。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所以伐楚。楚受不貢包茅之失。而不受昭王溺水之咎。于春秋第五卷。僖四年春傳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君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註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

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疏 管子曰：至其仁。○云子路曰：云云。也。子糾是桓公之庶兄。桓公與子糾爭國而殺子糾也。云召忽死之者，召忽是子糾之傅。子糾被殺，故召忽赴敵而同死也。云管仲不死者，管仲亦是子糾輔相。召忽既死，管仲猶生，故曰不死。云曰未仁乎者，曰者謂也。是時人物議者，皆謂管仲不死，是不仁之人也。管仲非唯不死，亦迴復輔相桓公。

故為無仁恩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子路說管仲有仁之迹。齊桓公為霸主，遂經九過盟會諸侯，不用兵車而能辨也。不用兵車而諸侯九合，管仲之力也。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曰：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榘，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又非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會。云管仲云云者，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平靜，誰如管仲之仁智乎。再言之者，深美其仁也。○**註** 孔安國曰：至死也。○云齊襄公立無常者，此注至召忽死之。並是春秋魯莊公八年九年傳文。是記前時之事也。襄公者，是齊僖公之適子。名諸兒，作倪，字呼。是桓公之兄。既得立為君，風化不恒，為政之惡。故曰無常。云鮑叔牙曰：云云者，齊僖公有三子，長是襄公，是鮑叔牙者，小白之輔。適次子糾，是庶小者，是小白也。僖公薨，襄公繼父之位為君，政不常，相見襄公風政。

無常。故云亂將作也。云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者。叔牙見襄公危政。不居亂邦。故奉小白奔莒也。云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者。小白奔後而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者。小白奔後而殺襄公。自立為君。禮諸侯之子。名無知。作亂而殺襄公。公孫之子曰公族。云管夷吾云云者。夷吾。管仲也。襄公死後。管仲召忽二人。奉持子糾出奔魯。云齊人殺無知者。齊人是雍廩也。子糾出奔後。公孫得為君。惡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也。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云魯伐齊納子糾者。子糾奔魯。齊人又殺無知。而齊無君。至魯莊公九年夏四月。魯伐齊。入子糾。欲擬立為齊君。納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者。小白先奔在莒。聞魯伐齊納子糾。故先子糾而人。遂為君。死。謚為桓公。云乃殺子糾。召忽死也者。小白既入。得為君。遂殺無知。子糾于生。竇在魯地也。故云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一云。名忽投河而死。事在春秋。第三卷。莊公八年九年傳。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註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民到于今受其賜。註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社之惠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註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註王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

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

之功亦不言君忽不當死也疏云子貢曰至知也

問孔子嫌管仲非是仁者乎云桓公殺之而桓公是

舉管仲非仁之迹言管仲是子糾之相而桓公是

子糾之賊管仲既不為子糾致命殺之而更相桓

公非為仁也云管子曰云者孔子說管仲為仁之

迹也管仲得桓公者桓公與子糾爭國管仲射

桓公中鉤帶子糾死管仲奔魯初鮑叔牙與管仲

同游南陽極相敬重叔牙後相桓公而欲取管仲

還無漸既因告老辭位桓公問叔牙誰優堪為相

者牙曰唯管仲堪之桓公曰管仲射朕鉤帶殆近

死今日豈可相乎牙曰在君為君謂忠也至君有

急當射彼人鉤帶桓公從之遣使告魯不欲殺

管仲遣使者曰管仲射我君鉤帶君自斬之魯還

之遂得為相莊九年夏云小白既先入而魯猶轉

子糾至秋齊與魯戰于乾時魯師敗績鮑叔牙志

欲生管仲乘勝進軍來告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

之管石雖也請受而甘心焉子糾是我親也我不

忍殺欲令魯殺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

魯乃殺子糾于生賣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

受之及堂阜而脫之遂使為相也霸諸侯使輔天

子合諸侯故曰霸諸侯也一匡天下故天下一切

皆正也云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賜猶恩惠也于時

夷狄侵逼中華得管仲匡霸桓公今不為夷狄所

侵皆由管仲之恩賜也王弼曰于時我狄交侵亡

邢滅衛管仲攘我狄而封之南服楚師北伐山戎

而中國不移故曰受其賜也云微管仲云云者此

舉受賜之事也故曰受其賜也云微管仲云云者此

論語集注卷之十

三十一

世莫知者乎。喻管仲存於大業。不為召忽守小信。而或云。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或云。自經。自縊也。白虎通云。匹夫匹婦者。謂庶人也。言其無德及遠。但夫婦相為配匹而已。王肅曰。至死也。二人並不足為是非也。死是。人生之難。而召忽於子糾。未成君臣。今為之死。亦是過厚。不及管仲不也。死。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註孔安國

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也。薦之。使與已並為大夫。

同升。在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註孔安國

曰。言行如是。可謚為文也。疏云。公叔文子至文矣。

夫僕者。即前孔子所問公明賈之文子也。有臣名僕。亦為大夫也。云與文子同升諸公者。升朝也。諸

之也。公。衛君也。文子是衛大夫。僕本是家臣。見之有才能。不將為已之臣。恐掩賢才。乃薦於衛君。衛君用之。亦為大夫。與文子尊卑使敵。恒與文子齊列。同班者也。云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者。孔子謚也。聞文子與家臣同升。而美之也。言謚文也。以其德行必大。得謚為文矣。

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久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

旅。夫如是。奚其喪。註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任

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亡乎。疏子曰。至其喪。云子

君無道也。云康子曰。云云者。康子。魯季康子也。夫指衛靈公也。奚。何也。康子聞孔子歎衛君無道。故致其言。夫無道者。必須喪傾邦。靈公奚無道行。不喪亡其國乎。云孔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康子言。

靈公無道。邦國不喪之由也。有此二臣。各掌其政也。喪亡也。或問曰。靈公無道。焉得有好臣。答曰。或

是。先人老臣。未去者也。或靈公少時。可得良臣。而後無道。故臣未夫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難。註馬融曰。怍。慙也。內

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也。疏子曰。難。怍。慙也。人內心虛詐者。外言貌必慙。若內有其實。則外貌無慙。時多虛妄。無慙怍也。故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怍。

陳成子殺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殺

其君。請討之。註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

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也。公曰。告夫二三子。註孔

安國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君曰。告夫二三子者。註馬融曰。我於禮當

告君。不當告二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二三

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註

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

辭。語之而止也。疏陳成子至不告。云陳成子殺

魯哀公十四年甲午。齊陳恒殺其君于舒州。云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者。魯齊同盟。分災救患。故齊亂則魯宜討之。禮臣下凡欲告君。認謀必先沐浴。孔子是臣。故先沐浴告於哀公。而請伐齊。云曰。陳恒殺其君。請討之者。此告哀公之事也。哀公言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殺其君。

民不與者半。以魯衆加齊之半。可克。是孔子對曰也。云公曰告夫二三子者。二。三子。是。三。卿。仲孫。叔。孫。李。孫。公。得。孔子。告。不。敢。自。行。更。令。孔。子。往。告。三。卿。孔。子。辭。之。而。不。告。也。云。孔。子。曰。云。云。者。孔。子。得。公。命。告。三。卿。故。言。此。答。之。言。我。是。大。夫。大。夫。問。事。應。告。先。主。君。云。從。大。夫。之。後。者。孔。子。謙。也。云。君。曰。告。夫。二。三。子。者。禮。我。應。告。君。本。不。應。告。三。子。今。君。使。我。告。三。子。我。當。往。告。之。云。之。二。三。子。告。不。可。者。之。往。也。孔。子。從。君。命。而。往。三。子。告。孔。子。曰。不。可。討。齊。也。云。孔。子。曰。云。云。者。三。子。既。告。孔。子。云。齊。不。可。討。故。孔。子。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之。而犯之。**註**孔安國曰。事君

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疏**子路問至

者。答事君。當先盡忠而不欺也。君若有過。則必犯

顏而諫之。禮云。事君有犯而無隱。事親有隱而無犯。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註**本為上。末為下也。**疏**子曰

至下達。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註**孔安國曰。為

己。履道而行之也。為人。徒能言之也。**疏**子曰。至為

古有異也。古人所學。己未善。故學先王之道。欲以自已行之。成己而已也。今之世學。非復為補己之行。關。正是圖能勝人。欲為人言己之美。非為己行不足也。○**註**孔安國曰。至言之也。○徒。空也。外空。為人言之。而已無其行也。一云。徒。則圖也。言徒為人說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註**孔安國

曰。伯玉。衛大夫蘧瑗也。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註**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註**陳群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疏**蘧伯玉至使乎。云蘧伯玉使人於孔子者。使人往孔子處。云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者。孔子與伯玉之使者坐而問之。云曰。夫子何為者。此孔子所問之事。孔子指伯玉為夫子。問使者。汝家夫子何所為耶。云對曰。云云者。使者答言我家夫子。恒自修省。夙夜戒慎。欲自寡少於過失。而未能寡於過也。云使者出者。使者答竟而出。云子曰。使乎使乎者。孔子美使者之為美。故再言使乎者。言伯玉所使。為得其人也。顏子尚未能無過。况伯玉乎。而使者曰。未能。是得伯玉之心。而不見欺也。

○易大象傳曰。謙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後漢書崔子主座石銘曰。無使名過實。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註孔安國曰。不越其職也。**疏**子曰至其位。云云者。已職。不得濫謀圖他人之政也。云曾子曰。云云者。君子思慮當已分內。不得出已之外。而思他人事。思於分外。徒勞不可得。袁氏曰。不求分外。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疏**子曰至行也。君若空出言。而不能行。遍是言過其行也。君子恥之。小人則否。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疏**子曰至道也。云云者。孔子自謙。我不能行其一也。我者。孔子自言也。云仁者不憂者。樂天知命。內省

者。孔子自謙。我不能行其一也。我者。孔子自言也。云仁者不憂者。樂天知命。內省者。孔子自言也。云云者。言君

不疾。是無憂。云智者不惑者。智者以昭了為用。是無疑惑。云勇者不懼者。三。既有才力。是以捍難。衛侮。是無懼敵也。云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者。孔子曰。無。而實有也。故子貢曰。孔子自道說也。江熙曰。聖人體是極於冲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靈智。遂與眾人齊其能否。故曰。我無能焉。子貢識其天真。故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註。孔安國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我。

夫哉。我則不暇。註。孔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疏。子貢

方人。至不暇。云子貢方人者。方。比方人也。子貢以甲比乙。論彼此之勝負者也。云子曰。云云者。夫人行難知。故比方人優劣之不易。且誰聞已之劣。故聖人不言。聖人不言。而子貢專輒比方之。故抑之。云賢乎哉。云我則不暇者。事既為難。故我則不暇。有比方之說。江熙曰。比方人。不得不長短相傾。

聖人誨人不倦。豈當相臧否。故云我則不暇。是以問人之賢而無毀譽。長物之風於是乎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無能也。註。王肅曰。徒患

己之無能也。疏。子曰。至能也。言不患人之不知。我之有才能也。正患無才能。以與

耳。人知。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註。孔安

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也。

子曰。至賢乎。云不逆詐者。逆者。迎也。君子含弘。接納。不得逆欺物。以詐偽也。李充曰。物有似真而偽。亦有似偽而真者。信僭則懼。及偽人詐濫。則懼及真人。寧信詐。則為教之道弘也。云不億不信者。億。必也。事必須驗。不得僥必。懸期人之不信。李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然閑邪存誠。不

在善察。若見失信於前。必億其無信於後。則容長之風。虧而改過之路塞矣。億音憶。云抑亦云云者。言若逆詐。及億不信者。此乃是先少覺人情者耳。寧可謂是為賢者之行乎。李充曰。夫至覺。忘覺不為覺。以求先覺。先覺雖覺。同逆詐之不覺也。顏特進曰。能無此者。雖未窮明理。而抑亦先覺之次也。先覺或濫。則反受怨責也。言

微生畎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註苞氏曰。微生。姓也。畎。名也。孔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註**苞氏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

疏微生畎至固也。云微生畎云云者。微生畎見孔子東西遑遑。屢適不合。故呼孔子名而問之也。言丘何是為此栖栖乎。將欲行詐佞之事於時世乎。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答曰。我之栖栖。非敢

詐佞。政是忿疾世固陋。我欲行道以化之故耳。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註**鄭玄曰。德者。謂調良

之德也。**疏**子曰。至德也。驥者。馬之上善也。于時

驥。非重其力。政是稱其美德耳。驥既如此。而人亦宜然也。江熙曰。稱伯樂曰。驥有力而不稱。君子雖有兼能。而惟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註**德。恩惠之德

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疏**或曰。至報德。云或曰

彼與此有怨。而此人欲行德以報彼怨。其事理何如也。云子曰。何以報德者。孔子不許也。言彼有怨。而德以報彼。設彼有德於此。則又何以報之也。云以直云云者。既不許以德報怨。故更答以此也。不

許以德報怨。言與我有怨者。我宜用直道報之。苦與我有德者。我以備德報之也。所以不以德報怨者。若行怨而德報者。則天下皆行怨。以要德報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註子貢

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也。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註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已。

亦不尤人也。下學而上達。註孔安國曰。下學人事。

上知天命也。知我者其天乎。註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故曰唯天知已也。疏子曰。至天乎。云莫我知

人。無知我者。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怪夫子有此

言云。何謂莫知子乎。何為猶若為也。云子曰。云云

者孔子答無知我之事。尤責也。言我不見用。而世人咸言我應怨天。責人。而我實無此心也。人不見知。而我不責人。天不見用。我亦不怨天也。云下學而上達者。解無知我。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之由也。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命。我既學人事。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達天命。天命有窮。有通。故我不怨天也。云知我者其天乎者。人不見知我。我不怨不尤者。唯天知之耳。註聖人至已也。聖人德合天地。天地無可怨責。故我亦不怨責之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註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

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註馬融曰。魯大夫子服何

忌也。告。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註孔安國曰。

季孫信讒。患子路也。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註鄭玄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
之誅伯寮而肆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子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註公伯寮至命何。云公伯寮云云者

氏。令信譏謗子路也。云子路時仕季氏而伯寮譏季

伯寮聞公伯寮譏子路故告孔子。云曰夫子固有惑

志者。此景伯所告之辭。夫子者季孫為夫子也。惑

志。謂季孫信伯寮之譏子路也。云公伯寮云云者

景伯既告孔子曰季氏猶有惑志。而此說助子

路。使子路無罪。而伯寮致死言若於他人該有豪

勢者。則吾力勢不能誅耳。若於伯寮者則吾力勢

是能使季孫審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

肆者。殺而陳尸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景伯以

子路無罪言人死生有命非伯寮之譏如何言人

之道德得行於世者。此是天之命也。云道之將云

云者。又言人君道廢墜不用於世者。此亦是天之

命也。子路之道廢墜。由天之命耳。雖公伯寮之譏

其能違天命而與廢於子路耶。江熙曰。夫子使景

伯辯子路。則不過季孫為甚。拒之則逆其區區之

誠。故以行廢之。命期之。或有如不救而大救也。

註馬融曰。至子也。亦孔子弟子。其家在魯。故

云魯人弟子也。鄭玄曰。至肆也。殷禮。殺大

夫已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猶

陳曝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

子曰。賢者避世。註孔安國曰。世主莫得而臣之也。其

次。避地。註馬融曰。去亂國。適治邦也。其次。避色。註

孔安國曰。色。斯舉也。其次。避言。註孔安國曰。有惡

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
 楚狂接輿也。子曰至人矣。○云賢者避世者聖人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無可無不可。故不以治亂為隔。若賢者去就。順時。若天地閉塞。則賢人便隱。高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此謂避世之士也。云其次避地者。謂中賢也。未能高絕。避世之士也。云其次避色者。此次中之賢也。不能預擇。治亂。但臨時觀君之顏色。顏色惡則去。此謂避色之士也。云其次避言者。此又次避色之賢者。不能觀色。斯舉矣。唯但聽君言之是非。聞惡言則去。此謂避言之士也。云子曰作者七人矣。者引孔子言。證能避世已下。自古已來。作此行者。唯七人而已矣。○苞氏曰。至興也。○七人。是注中有下惠、少連、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

狂接輿。避言者也。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註晨門者。閹人也。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註苞

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也。疏子路宿

○云子路宿於石門者。石門。地名也。子路行往石門宿也。一云。石門者。魯城門外也。云石門晨門曰。奚自者。晨門。守石門。晨昏開閉之吏也。魯人也。自從也。子路既在石門。守門之吏。朝早開。見子路從石門行過。故問子路曰。汝將從何而來耶。云子路曰。自孔氏者。晨門問子路曰。我此行從孔氏處來也。云曰。是云云者。晨門問子路云。從孔氏。故知是孔子也。言孔子知世不可教化。而強周流東西。是知其不可為之。故問之。○晨門者。閹人也。○守昏晨者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註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既而曰鄙哉

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註此硜硜徒信已

而已言亦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註苞氏曰以衣

涉水為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

知其不可則當不為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註未

知己志而便譏已所以為果也未無也無難者以

其不能解己道也疏子擊至難矣云子擊磬於

擊磬而為聲也云有荷云者荷擔揭也蕢織草
為器可貯物也當孔子擊磬之時有一人擔揭草

器而過孔子之門也云曰有心哉擊磬乎者荷蕢

者聞孔子磬聲而云非是平常之其聲乎有別所

志故云有心哉云既而曰鄙哉者既而猶既畢也

荷蕢既云有心而察之察之既畢又云鄙哉言磬

中之聲甚可鄙劣也云硜硜乎莫已知也者此鄙

哉之事言聲中硜硜有無知己也云斯已而已矣

者又言孔子硜硜不肯隨世變唯自信己而已矣

云深則厲淺則揭者荷蕢者又引事為譬以諫孔

子也當隨世盛衰如涉水也若水深者則不須揭

化世當隨世盛衰如涉水也若水深者則不須揭

衣揭衣曾益無益當合而厲之若水淺者涉當蒙

揭而度譬如為教若世不可教則行之如不揭也

若世可教則行之如揭衣以涉水也爾雅云錄膠

以下為揭錄膠膝以上為厲錄猶由也云子曰云

者孔子聞荷蕢譏己而發此言也果者敢也末無
也言彼未解我意而便譏我此則為果敢之甚也
故曰果哉但我道之深遠彼是中人豈能知我若
就彼中人求無譏者則為難矣玄風之攸在賢聖

各總束己之事。故云總己也。云以聽於冢宰。者冢宰上卿也。百官皆束己職。三年聽冢宰。故曰。王君三年不言也。○註孔安國曰。至默也。○或呼。倚廬為諒陰。或呼為梁闇。或呼梁庵。各隨義而言。之。○註馬融曰。己己百官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註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疏子曰。至使也。○禮以敬為主。君既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註孔安國曰。敬其身也。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註孔安國曰。人謂

朋友九族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註孔安國曰。病猶難

也。○疏子路問至病諸。○云子路問君子者。問為君

也。○疏子路之法也。云子曰。修己以敬者。身正則民從。故君子自修己身。而自敬也。云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嫌其少。故重更諮問孔子。如此而已乎。斯此也。云曰。修己以安人者。答子路言。當能先自修敬也。而後安人也。云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又嫌少也。云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又答曰。先修敬已身。然後乃安於百姓也。云修己者。病難也。諸之也。言先能內自修己。而外安百姓。此事為大難也。堯舜之至聖。猶患此事難。故云病諸也。衛瓘曰。此難事。而子路狹掠之。再云如斯而已乎。故云過此則堯舜所病也。郭象曰。夫君子者。不能索足。故修己者。索已。故修己者。豈足安百姓哉。百姓內敬其身。外安同己之人耳。豈足安百姓哉。百姓內敬其身。外安同己之治之。乃得其極。非修己以治之。雖堯舜必病。况君子乎。今堯舜非修己以治之。雖堯舜必病。况

已。故能夷暢條達。曲成不遺。而無病也。

原壤夷俟註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

俟。待也。踞。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

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也。註賊。為賊害也。以杖叩其

脛。註孔安國曰。叩。擊也。脛。脚脛也。疏原壤至其脛

俟者。原壤者。方外之聖人。也不拘禮敬。與孔子為

朋友。夷。踞也。俟。待也。壤。聞孔子來。而夷踞。豎膝以

待孔子之來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方內聖人。恒

以禮教。為事。見壤之不敬。故歷數之以訓門徒也。

言壤少而不以遜悌自居。至於年長。猶自放恣。無

所效述也。云老而不死。是為賊者。言壤年已老。而

未死。行不敬之事。所以賊害於德也。云以杖叩其

脛者。脛。脚脛也。膝上曰股。膝下曰脛。孔子歷數言

之既竟。又以杖叩擊壤

脛。令其脛而不夷踞也。

闕黨童子將命矣。註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

賓主之語出入也。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

居於位也。註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見其

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註苞氏

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

也。則非求益者也。疏闕黨至成者也。云闕黨童

名闕。故云闕黨也。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是傳賓

主之辭。謂闕黨之中有一小兒。能傳賓主之辭。出

入也。云或問之曰。益者與者。或見小兒傳辭。故問

孔子云。此童子而傳辭。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云

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曰。其非求益之事也。禮。童子

隅坐。無有列位。而此童子不讓。乃與成人並居位

也云見其與先生並行者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
 生也非謂師也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此童
 子行不讓於長故云與先生並行也云非求益
 者孔子又曰此童子既居位並行則非自求進益
 之道正是欲速成人耳違禮欲速成者非是求益
 之道也○童子至位也○隅角也童子不合與
 成人並位但就席角
 而坐是無位也矣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七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八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疏也衛靈公者衛國無道之君所以次前者憲既問仕

故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衛靈公次憲問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註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也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註孔安國曰俎

豆禮器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註鄭玄曰萬二千

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也。軍旅末事。本末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

疏

衛靈公問至學也。○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孔子至衛。

欲行文教而靈公不慕勝業。唯知問於軍陳之事也。云孔子對曰云云者。俎豆禮器也。孔子文武自兼能。今抑靈公。故云唯嘗聞俎豆事也。云軍旅云云者。拒之。故云不學軍旅也。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也。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註**鄭玄曰。至事也。○本謂文教也。靈公未能文。故不教之武者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註**孔安國曰。從

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子路

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註**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

則濫。濫為非也。**疏**明日至濫矣。○云明日遂行者

遂行。不留衛國也。云在陳絕糧者。明日遂行。初往曹。曹不容。又往宋。在宋遭匡人之圍。又往陳。遇吳伐陳。陳大亂。故之絕糧食矣。云從者病莫能興者。從者。謂諸弟子。從孔子行在陳者。病。莫能興。起也。既絕糧。故從行弟子皆餓困。莫能起者。也。云子路愠見者。諸子皆病無能起者。唯子路剛強。獨能起也。心恨君子行道。乃至如此困乏。故便愠色而見孔子也。云子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此愠見之辭也。曾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則君子不應窮乏。今日如此。與孔子言非。故問云君子亦窮乎。云子曰窮亦有窮時耳。若不守窮而為濫。則是小人。故

云小人窮斯濫矣。○**註**孔安國曰至食也。○云孔子去衛如曹者如往也。云又之宋者之亦往也。云會吳伐陳者會猶遇也。

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註**孔

安國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註**孔安國曰。

問。今不然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註**善有元事有

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

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疏**子曰至貫之。○

時人見孔子多識。並謂孔子多學。世事而識之。故孔子問子貢而釋之也。云對曰。然者。然如此也。子貢答曰。賜亦謂孔子多學。故如此多識之也。云非與者。子貢又嫌孔子非多學而識。故更問定云非

與。與不定之辭也。云曰非也者。孔子又答曰。非也。言我定非多學而識之也。云子一以貫之者。貫猶

穿也。既答云非也。故此更答所以不多學而識之

由也。言我所以多識者。我以一善之理貫穿萬事

而萬事自然可知。故得知之。故云予一以貫之也。

○**註**善有至知之也。云善有元事有會者。元猶

始也。會猶終也。元者善之長。故云善有元也。事各

有所終。故曰事有會也。云天下殊塗而同歸者。解

事有會也。事雖殊塗。而其要會皆同。有所歸也。云

百慮而一致者。解善有元也。致極也。人慮乃百。其

元極。則同起一善也。云知其云者。是善長舉

元。則衆善自舉。所以不須多學。而自能識之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註**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

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疏**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語之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為少也。○**註**王肅曰

至德者也。○按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為問絕糧。而

命子集解卷之八

譏發之者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註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也疏子曰

矣○云子曰云云者舜上受堯禪於己已又下禪

於禹受授得人故孔子歎舜無為而能治也云夫何

為哉○既垂拱而民自治政所以自恭敬而居天位

正南面而已也○蔡謨曰謨昔聞過庭之訓於先君

曰堯不得無為者所承非聖也禹不得無為者所

授非聖也今三聖相係舜居其中承堯授禹又何

為乎夫道同而治異者時也自古以來承堯授禹又

至治也○由授受皆聖舉十六相在朝故是任官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註鄭玄曰萬二

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

可行也立則見其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

衡也夫然後行也註苞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

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與則若倚衡軛也子張

書諸紳註孔安國曰紳大帶也疏子張問至諸紳

者問人立身居世修善若為事而其道事可得行

於世乎云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者答云欲使道行

於世者出言必使忠信立行必須篤厚恭敬也云

雖蠻貊之邦行矣者若身修前德無論居處於華

夏假令居住蠻貊遠國。則己之道德無所不行也。
云言不云云者。又云。若不能身修前德。而身雖居
中國州里之近。而所行亦皆不行。故云行乎哉言
不行也。云立則云云者。參。猶森也。言若敬德之道
行已。立在前也。云在與云者。倚。猶憑依也。衡。車
軌也。又若在車與之中。則亦自想見忠信篤敬之
事。羅列憑依。滿於衡軌之上也。云夫然後行也者。
若能行存想不忘。事事如前。則此人身無往而不
行。故云夫然後行也。云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
子張聞孔子之言。可重。故書題於己衣之大帶。欲
日夜存錄。孔子之言。不忘也。○**註**鄭玄曰。至為里。○此王畿
遠郊內外民居地名也。

子曰直哉史魚。**註**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鮒也。邦有道
如矢。邦無道如矢。**註**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

矢。不曲也。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

可卷而懷之。**註**苞氏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

不忤於人也。**疏**子曰。至懷之。○云直哉史魚者。美

證其為直譬。矢。箭也。性唯直而不曲。言史魚之德。

恒直如箭。不以國有道無道為變曲也。云君子哉

蘧伯玉者。又美蘧瑗也。進退隨時。舍時之變。故曰

君子哉也。云邦有道則仕者。出其君子之事也。國

若無道。則肆其聰明。以佐時也。云邦無云云者。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失

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註**所言皆是。故無所失

者也。**疏**子曰。至失言。○云子曰云云者。謂此人可

與共言而已。不可與之言。則此人不復見

顧。故是失於可言之人也。云不可云云者言與不可言之人共言。是失我之言者也。云智者云云者。則有智之士。則備照二途。則人及言。並無所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註孔

安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

不愛其身也。疏子曰。至成仁。云志士仁人者。謂

云無求生以害仁者。既志善行仁。恒欲救物。故不

自求我之生。以害於仁。恩之理也。生而害仁。則志

士不為也。云有殺身以成仁者。若殺身而仁事可

成。仁也。則志士仁人。必身為之。故云有殺身成

仁也。殺身而成仁。則志士所不悞也。繆播曰。仁居

理足。本無危亡。然賢而圖變。變則理窮。窮則任分

所以有殺身之義。故比干

割心。孔子曰。殷有三仁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註孔安國

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也。疏子貢問

也。云云。將欲答於為仁之術。故先為設譬也。云子曰

師也。器。斧斤之屬也。言巧師雖巧。藝若輪。而作

器不利。則巧事不成。如欲其所作事善。必先磨利

其器也。云居是云云者。合譬成答也。是猶此也。言

人雖有賢才美質。而居住此國。若不事賢。不友於

仁。則其行不成。如工器之不利也。必欲行成。當事

此國大夫之賢者。又友此國士之仁者也。大夫貴。

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

夫言賢士云。仁。互言之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註據見萬物之生以爲

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輅註馬融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也昭其儉也服周之冕

註苞氏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難續

塞耳不任視聽也樂則韶舞註韶舜樂也盡善盡

美故取之也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註孔

安國曰鄭聲佞人亦侯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

而使入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疏顏淵問至人

問為邦者為猶治也顏淵魯人當時魯家禮亂故

問治魯國之法也云子曰行夏之時者孔子此答

舉魯舊法以為答也行夏之時謂用夏家時節以

行事也三王所尚正朔服色也雖異而田獵祭祀

用夏時故云行夏之時也云乘殷之輅者亦魯禮

也殷輅木輅也周禮天子自有五輅一曰玉輅二

曰金輅三曰象輅四曰革輅五曰木輅並多文飾用玉

輅以郊祭而木輅最質素無飾用以郊天魯以周

公之故雖得郊天而不得事同王故用木輅以

郊也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

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注云設日

月畫於旂上也素車殷輅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

按如記注則魯郊用殷之木輅也云服周之冕者

亦魯郊也周禮有六冕一曰大裘冕二曰衮三曰

鷩四曰毳五曰絺六曰玄周王郊天以大裘而

冕魯雖郊不得用大裘但用衮以郊也郊特牲云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鄭玄注曰謂有日月星辰

之章也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論語集注卷之八

既用周次冕以郊。何不用周金輅以郊耶。答曰。周郊乘玉輅。以文服用。大裘以示質也。云樂則韶舞者。謂魯所。故示交服也。韶舞。舜樂也。周用六代樂。一曰雲門。黃帝樂也。二曰咸池。堯樂也。三曰大韶。舜樂也。四曰大夏。禹樂也。五曰大濩。殷湯樂也。六曰大武。周樂也。若餘諸侯。則唯用時王之樂。魯既得用天子之事。故賜四代禮樂。自虞而下。故云樂韶舞也。所以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而用四代。並從有虞氏為始也。又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傅。吳公子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乃為之舞。自周以上。至見舞韶。節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也。杜注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節。而季子知其終也。云放鄭聲。遠佞人者。亦魯禮法也。每言禮法。亦因。為後人也。惡人壞亂邦家。故黜遠之也。云鄭聲。淫。人。惡人。壞亂邦家。故黜遠之也。云鄭聲。淫。人。惡人。壞亂邦家。故黜遠之也。

傳人殆者。出鄭聲。佞人。所以宜放遠之由也。鄭聲。淫。而佞人。闖亂。使國家為危殆也。按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教。僻驕志。所以是淫也。○據見至知也。○解所。以用夏時之義也。夏之春。物出地上。和暖著見。已。故易知之也。○義也。夏之春。物出地上。和暖著見。已。說魯禮也。○苞氏曰。至聽也。○周既文。民人多。過。君上若任己。視聽。見民犯罪者。多。數。用刑。辟。過。若。見。過。不。治。則。非。謂。人。君。之。法。故。冕。服。前。後。無。流。以。亂。眼。左。右。兩。邊。垂。瑱。以。塞。耳。示。不。任。視。聽。也。黃。色。也。纁。新。綿。也。當。兩。耳。垂。黃。綿。綿。之。下。又。係。玉。名。為。瑱。也。○韶。舜。至。取。之。也。○解。魯。所。以。極。韶。不。取。堯。樂。之。義。也。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王肅曰。君子當思慮

而預防也。○子曰。至近憂。○人生當思。漸慮遠。防

為遠慮。則憂患之來。不朝則夕。故云必有近憂也。

子曰。已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疏 子曰至者也。既先云已。

矣。明久已不見也。疾時色興德廢。故起斯歎也。此語亦是重出。亦孔子再時行教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註** 孔安國曰。柳下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為

竊位也。**疏** 子曰至立也。云子曰云者。臧文仲。魯大夫也。竊盜也。臧文仲雖居位。居位

不當。與盜位者同。故云竊位者與。云知柳云者。此臧文仲竊位之由也。凡在位者。當助君舉賢才。

以共匡佐。而文仲在位。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薦之於君。使與己同立公朝。所以是素餐盜位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註** 孔安國曰。自

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也。

疏 子曰至怨矣。躬。身也。君子責

己厚。小人責人厚。責人厚。則為怨之府。責己厚。人

不見怨。故云遠怨。蔡謨曰。儒者之說。雖於義無違。而於名未安也。何者。以自厚者為責己。文不辭矣。

厚者。謂厚其德也。而人又若己所未能。而責物以能。故人心不服。若自厚其德。而不求多於人。則怨

路塞。責己之美。雖存乎中。然自厚之義。不施於責也。侃按。蔡雖欲異孔。而終不離孔辭。孔辭亦得為蔡之釋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不曰如之何者。猶言

不曰奈是何也。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註**

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也。**疏** 子曰至已矣。云不曰如之何者。不曰。猶不

疏

謂也。如之何。謂事卒至。非已力勢可奈何者。

也言人生常當思慮卒有不可如何之事逆而防
之不使有起若無慮而事起起是不日如之何事
也李充曰謀之於其未兆治之於其未亂何當至
於臨難而方曰如之何也云如之云者若不先
慮而如之何之事非唯凡人不能奈何矣雖聖
人亦無如之何也故云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註鄭玄

曰小惠謂小小才智也難矣哉言終無成功也疏

子曰至矣哉云子曰云云者三人以上為群居
群居共聚有所談說終於日月而未曾有及義之
事也云好行云云者小惠小小才智也若
安陵調謹屬也以此處世亦難為成人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註鄭玄曰義以為質謂操行也遜以出之

謂言語也疏子曰至子哉云君子義以為質者
義宜也質本也人證性不同各以其

所宜為本云禮以行之者雖各以所宜為本而行
之皆須合禮也云遜以出之者行之及合禮而言
出之必使遜順也云信以成之者行之合禮而言
遜順而出之終須信以成之也云君子哉者如上
義可謂為君子之行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註荀氏曰

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疏

子曰至知也云病猶患也君子之人常患已
無才能耳不患己有才能而人不知知之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註疾猶病也
疏子曰

焉云沒世謂身沒以後也身沒而名譽不稱揚為
人所知是君子所疾也故江熙曰近終年運斤不

○又據上節禮傳云論
曰蓋君子耻言而功不
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能成器。匠者病之。君子終年為善。不能成名。亦君子病之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註君子責己。小人責

人也。疏子曰。至諸人。求責也。君子自責己。德行也。小人不自責己。而責人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註苞氏曰。矜。矜莊也。群而不黨。

註孔安國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

比也。疏子曰。至不黨。云子曰。云者。矜。矜莊也。

與。曰。君子不使其身悅焉。若非終日自敬而已。不與人爭勝之也。云。群而不黨者。君子乃朋群義聚。則為群。阿黨為私也。故江熙曰。君子以道相聚。聚則為群。群則似黨。群居所以切磋成德。非於私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註苞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

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疏子曰。至廢言

云者。舉人必須知其德行。不可聽言而薦舉之。故君子不為也。云。不以人廢言者。言又不可以彼人之卑賤而廢其美言。而不用也。故李充曰。詢于蕪蕪。不取。下問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疏子貢問至人也。云。子

欲以終身奉行之也。云。子曰。其恕乎者。此是終身行之一言也。恕。謂內付己心。外以處物。言人在世。當終身行於恕也。故云。其恕也。云。己所不欲。而施與人也。既此。釋恕事也。夫事非己所欲者。不可施與人也。既人所不欲。亦必

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其有所試矣。

註苞氏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註**馬融曰。三代。夏殷周

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疏**子曰。

至行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我之於世。平等

如一。無有憎愛毀譽之心。故云誰毀誰譽也。云如

有云云者。既平等。不有毀譽。然君子掩惡揚

善。善則宜揚。而我從來若有所稱譽者。皆不虛妄。

必先試驗其德。而後乃譽之耳。故云其有所試矣。

又通云。我乃無毀譽。若民人百姓有相稱譽者。則

我亦不虛信而美之。其必以事試之也。云斯民云

云者。斯民者。謂若此養民也。三代。夏殷周也。言養

民如此時也。郭象曰。無心而付之天下者。直道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註**苞氏曰。古之史。於書字

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

亡矣。夫**註**苞氏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

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

者。以俗多穿鑿也。**疏**子曰。至矣。夫。孔子此歎世

曰云云者。史者。掌書之官也。古史為書。若於字有

不識者。則懸而闕之。以俟知者。不敢擅造為者也。

孔子自云。已及見昔史。有此時闕文也矣。云有馬

有心而使天下從己者。曲法。故直道而行者。毀譽

不出於區區之身。善與不善。信之百姓。故曰吾之

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試之。斯民

也。○**註**苞氏曰。至已矣。○注意如向說。

者不能調。則借人乘服之也。云今則亡矣。夫者亡。無也。當孔子末年。時史不識字。輒擅而不闕。有馬不調。則取云其不能必自乘之。以致傾覆。故云今亡也矣。夫。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註孔安國曰。巧言

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疏子曰。至大

言亂德者。辭達而已。不須巧辨。巧辨文多。更於德

為亂之也。云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人須容忍。則大

事乃成。若不能忍小。則大事之謀亂也。又一通云。

凡為人法。當依事以斷。事無大小。皆便求了。若小

則大謀不成也。則大謀不成也。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註王肅曰。或眾

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疏子曰。至察焉。云眾惡之。必察焉者。設有一人

惡之也。所以然者。此人或特立不群。為眾佞共所

陷害。故必察之也。云眾好之。必察焉者。又設有一

人為眾所好愛者。亦當必察。不可隨眾而崇重之

也。所以然者。或此人行惡。為群惡之所黨愛。故亦

必察也。衛瓘曰。賢人不與俗爭。則莫不好愛也。俗

人與時同好。亦則見好也。凶邪害善。則莫不惡之。

行高志遠。與俗違忤。俗亦惡之。皆不可不察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註材大者。道隨大。材小

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疏子曰。至人也。道者

法。本通於可通。不通於不可通。若人才大。則道隨

之。而大是人能弘道也。若人才小。則道小。不能使

大。是非道弘人也。故蔡謨曰。道者。寂然不動。行之

由人。人可適道。故曰人能弘道。道不適人。故曰非

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至過矣。人能改如日食反明。人皆

仰之。所以非過。過而不改。則成過也。江熙曰。一過容恕。又艾則成罪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至學也。勸人學也。終猶竟也。寢眠也。言我嘗竟日終夕不食不眠以思天下之理。唯學

益人。餘事皆無益。故云不如學也。郭象曰。聖人無詭教。而云不寢不食以思者。何。夫思而後通。習而後能者。百姓皆然也。聖人無事而不與百姓同。專事同則形同。是以見形以為己異。故謂聖人亦必勤思而力學。此百姓之情也。故用其情以教之。則聖人之教。因彼以教彼。安容詭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註鄭玄曰餒餓也言人

雖念耕而與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

飢餓勸人學也子曰至憂貧。云子曰云云者

道也。自古皆有死。也不食亦死。死而後已。而道不可遺。故謀道不謀食也。云耕也。云者餒餓也。唯知耕而不學。是無智之人也。雖有穀。必他人所奪。而不耕而自食。是餓在于其中也。云學也。云云者雖之所耕。而學則昭識斯明。為四方所重。縱不為亂君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云。與其死於臣之手。無寧死二三子之手。是也。云君子云云者。學道必祿在其不中。所以憂己無道而已也。若必有道。祿在其中。故不憂貧也。江熙曰。董仲舒曰。違違求仁義。常患不能化民者。大人之意也。違違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小人之意也。此君子小人謀之不同者也。慮匱乏者。

故勤耕恐道闕故勤學耕未必無餓學亦未必得
祿祿在其中恒有之勢是未必君子但當存大而
遺細故憂道不憂於貧也

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註苞氏曰

智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智

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莅之則民不敬註苞氏曰

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智及之仁能守

之莊以莅之動之以禮未善也註王肅曰動必

以禮然後善也疏子曰至善也○云子曰云云者

謂人有智識得及為官位者故云智及之也雖謀
云仁不能守之也此皆謂中人不備德者也云雖

得之必失之者祿位雖由智而得為之無仁以持
守之必失祿位也云智及云云者莅臨也又言若
雖能智及仁守若臨民不用莊嚴則不為民所敬
云智及云云者雖智及仁守莊嚴而動靜必須禮
以將之若動靜不用禮則為未盡善也李充曰夫
智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莅以
威其失也猛故必禮然後和之以禮制智則精
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顏特進曰智以通
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
之善必備此四者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註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

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子曰不與凡。人可知。故云不可。小知也。德能深潤物。物受之深。故云不可。大受也。張憑曰。謂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不必能為小善也。故宜推誠。闢信。虛以將受之。不可求備。責以細行也。云小人云云者。小人道淺。故云不可。大受也。淺則易為物所見。故知也。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註馬融曰水火與仁皆

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為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

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註馬融曰。蹈水火或時

殺人。蹈仁未嘗殺久者也。註子曰至者也。云子

仁水火三事皆民人所仰以生者也。水火則無以食。非朝

夕所須。仁是萬行之首。故非水火則無以食。非朝

則無有恩義。若無恩及飲食。則必死。無以立世。三者並為民人所急也。然就三事之中。仁最為勝。故云甚於水火也。云水火能治民。人若誤履蹈之。則必殺之。故云水火乃能治民。人若誤履蹈之。則必行之。故宜為美。若誤履蹈之。則未嘗殺人。故云未見蹈仁而死者也。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於遠水火也。見有蹈水火死者。未嘗見蹈仁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註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

讓於師。行仁急也。註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仁者

則宜讓師。唯行仁宜急。不得讓師也。張憑曰。先人

後已。外身愛物。履謙處卑。所以為仁。非不好讓。此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註孔安國曰真正也諒信也君

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有信也。子曰君子貞而不諱。○貞。

正也。諱。信也。君子權變無常。若為事。苟合道。得理之正。君子為之。不必存於小信。自經於溝瀆也。一通云。君子道無不正。不能使人信之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註孔安國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

子曰。至其食。○國家之事。知無不為。是後其食也。江熙曰。恪居官次。以達其道。事君之意也。蓋傷時利祿。以事君也。

子曰。有教無類。註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

子曰。有教無類。○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繆播曰。世咸知斯旨之崇教。未信斯理之諒深。生之類。同稟一極。雖下愚不移。然化所遷者。其萬倍。

也。若生而聞道。長而見教。處之以仁道。養之以德。與道終始。為乃非道者。余所不能論之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註子曰。至為謀。○人之為事。

則精審不誤。若道不同。而與共謀。則方圓義鑿。枘事不成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註孔安國曰。凡事莫過於實足也。

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艷之辭也。註子曰。辭達而已矣。○言語之法。

使辭足。宜達其事而已。不須美奇其言。以過事實也。

師冕見。註孔安國曰。師。樂人。盲者也。名冕也。及階。子

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

在斯。註孔安國曰。歷告。以座中人姓字及所在處。

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

師之道也。註馬融曰。相。導也。疏師冕見至道也。

魯之樂師也。見來見孔子也。云及階者。及至也。階。孔子家堂階也。師冕來見。至孔子家階也。云子曰

階也者。師冕盲來見。至階。孔子語之曰。階也。使之知而登之也。云及席者。冕已升階。至孔子堂上。席

也。云子曰。席也。皆坐者。孔子又語之曰。至席。令其登席而坐。皆俱也。孔子見瞽者必起。師既起。則弟

子又隨而起。冕至席已坐。故孔子亦坐。弟子並坐。故云皆坐也。云子告云者。某席中人也。冕無目

不識座上人。故孔子歷告之。以座上人之姓名也。既多人。故再曰。某在斯。某在斯也。隨人百十。每一

一告之。云子張在此。子貢在此。云子冕出者。見孔子事畢而出去也。云子張問云云者。道猶禮也。子

張見孔子告之。階。席人姓名。故冕出而問孔子。尚與師冕言之。是禮不與也。云子曰。然者。答曰。是

禮也。云固相師之道也者。又云。冕既無目。故主人宜為之導相。所以歷告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 疏季氏者。魯國上卿。豪強。僭濫者也。所以次前者。既明君惡

故據臣也。故以季氏次衛靈公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

於顓臾。註孔安國曰。顓臾。文犧之後。風姓之國。本

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

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也。孔子曰。求。無

乃爾是過與。註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

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也。夫顓臾。昔者先王

以為東蒙主。註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也。且在邦域之中矣。註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邦。雖失魯所庸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爲伐也。註孔安國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註孔安國曰。歸咎於季氏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註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註苞氏曰。言輔相人

者。實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也。且爾言過矣。虎兇出柙。龜玉毀櫝中。是誰之過與。註馬融曰。柙。檻也。櫝。櫃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耶。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註馬融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更爲之辭。註孔安國曰。疾如汝之言也。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註孔安國曰。國。諸侯也。家。卿大

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也。
 不患貧而患不安。註孔安國曰。憂不安。安民耳。民
 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註苞氏曰。政
 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
 寧。不傾危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
 而不能守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註孔安國
 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折而
 謀動干戈於邦內。註孔安國曰。干。猶也。戈。戟也。吾

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註鄭玄
 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
 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
 果囚季桓子也。疏季氏至內也。○此章明季氏專
 與者。顓臾。魯之附庸也。其地與季氏采邑相近。故
 季氏欲伐而并之也。故云季氏將伐顓臾也。云冉
 有云云者。二人時仕季氏為臣。見季氏欲濫伐。故
 來見孔子告道之也。云曰季氏云云者。此冉有告
 孔子之辭也。有事謂有征伐之事也。云孔子曰云
 云者。冉有有名也。爾汝也。雖二人俱來而告。冉有
 獨告。嫌冉有又為季氏有聚斂之失。故孔子獨呼
 其名而問云。此征伐之事。無乃是汝之罪過與。言
 是其教導季氏為之也。言顓臾是昔先王聖人之所立
 冉有不聽伐之也。言顓臾是昔先王聖人之所立

以主蒙山之祭。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也。既先
王所立。又為祭祀之主。故不可伐也。云且在云
者。言且顯與。在魯七百里封內。故云在邦域中
云。是社稷之臣也。鄭注詩云。諸侯不臣附庸。而
社稷之臣。當爾時。已臣屬魯。故云附庸。而此云
夫。子指季氏也。冉有言伐顯與之事。是季氏所
故云。夫子欲之也。冉有言伐顯與之事。是季氏所
有。自謂不及子路也。言我二臣皆不欲伐之也。冉
恐。孔子不獨信已。故引子路為傳證也。云孔子曰
求者。孔子不許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又呼求名。語
也。周任不許冉有。此語之辭也。周任古之良史
才。力所堪。乃後就其列次。治其職任耳。若計陳
不。堪。則當止而不為也。云危而云弼者。既量而
汝。今為人臣。臣之為用。正至匡弼。持危扶顛。今
假。季氏欲為濫伐。此是危顛之事。汝宜諫止。而汝
不。諫止。乃云夫子欲之。吾等不欲。則何用汝為彼

之輔相乎。若必不能。是不量而說之也。云且爾云
云。者。又罵之。而設譬也。兕如牛而色青。狎也。檻
財。於虎兕之器也。積函也。函。貯龜玉之匣也。言汝
云。吾二臣皆不欲也。此是汝之罪也。汝為人輔相。
當。主諫。君失。譬如為人掌虎兕龜玉。若使虎兕破
檻。而非守。檻。兩者。過乎。今季氏濫伐。此是誰過。則豈
豈。非汝輔相之過乎。何得言吾二臣不欲耶。樂肇曰。
非。汝家臣而外。積中。張憑曰。虎兕出柙。喻兵擅
內。是毀龜玉於積中。喻仁義廢於內也。云冉
有。於外也。龜玉毀於積中。喻仁義廢於內也。云冉
冉。有既得孔子罵及譬喻。而輸誠服罪。更說顯與
宜。伐之意也。言所以伐顯與者。城郭甲兵堅利。復
與。季氏邑相近也。云今不取云者。子孫季氏之
子。孫也。冉有又言顯與既城郭堅。甲兵利。又與費
邑。相近。其勢力方豪。其及今日猶可撲滅。若今日
不。伐。取。則其後世必伐於費。所以為後世子孫之

論語集注卷之八

三十一

憂也云孔子云云者孔子聞冉有言知其虛妄故
 更呼而語之也夫冉有之言也季氏欲伐實是
 貪欲而語之也今汝不言季孫是貪顯矣欲伐取之
 而假云與固而近費恐為子孫憂如汝此言是
 君子之所謂疾也故云君子疾夫也云舍曰云云
 者此是君子所疾者也舍猶除也冉有不道季氏
 貪欲是君之疾也故云君子疾夫也云舍曰云云
 而必為之辭云丘也云云者孔子謂冉有既竟而
 更自稱名為其說季氏子孫之憂不顯與也將欲
 言之故先廣陳其理也季氏子孫之憂不顯與也
 國謂諸侯也有家謂卿大夫也言夫為諸侯及卿
 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寡少所患政之不為均平
 耳今季氏為政不能均平則何用濫伐欲多土地
 人民為也云不患貧而患不安者為國家者何患
 民貧乏耶政患不能使民安云蓋均無貧者此結
 前不貧之耶政患不能使民安云蓋均無貧者此結
 也云和無寡者此結不寡也言政若能和則四方
 來至故土地民人不寡少也云安無傾者若能安

民則君不傾危也然上云不患寡患不均不患貧
 患不安則下應云均無寡安無貧今云均無貧和
 無寡又長云安無傾者並相反為義由均和故安
 無傾也云夫如是云云者此明不患寡少之由也
 如是猶如此也若國家之政能如此安不傾者若
 遠人猶有不服化者則我廣修文德於朝使彼慕
 德而來至也故舜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民至云既
 來之則安之者遠方既至則又用德澤撫安之云
 今由云云者夫子言今汝及由二人相於
 季氏無恩德也云遠人云云者言汝二人為季氏
 相不能修文德也云遠人云云者言汝二人為季氏
 相二人相季氏治魯既外不來遠人而內又
 離折不能守國也云而謀云云者汝二人既不能
 來遠安近而唯知與動于戈以自伐邦國內地何
 也云吾恐云云者冉有曰顯矣以此改容答也言我
 孫憂孔子廣陳事理已竟故此改容答也言我
 所思恐異於汝也汝恐顯與而我恐季孫後世之
 憂不在於顯與也云而在蕭牆之內者此季孫所

憂者也。蕭牆也。牆，屏也。人君於門樹屏，臣來至屏而起，蕭敬。故謂屏為蕭牆也。臣朝君之位，在蕭牆之內也。今云季孫憂在蕭牆內，謂季孫之臣必作亂也。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季氏是大夫，應無屏。而云蕭牆者，季氏皆僭為之也。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位，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已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弘舉治體，自救時難，引喻虎兕為以罪相強。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寧社稷，示安危之理。又相為表裏者也。然守文者眾，達微者寡也。觀其見軌而味其玄致，但釋其辭，不釋所以辭，懼二子之積穢也。○長淪於腐學，是以正之以莅來旨也。○見幽將長淪於腐學，是以正之以莅來旨也。○也。○孔安國曰：至國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也。○鄭玄曰：至子也。○證憂在蕭牆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註孔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註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註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註孔

安國曰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安國曰無所非議也疏孔子曰至不議禮樂先王所

以飾喜鈇鉞先王所以飾怒故有道世則禮樂征

伐並由天子而出也云天下無道云云者若禮樂征

無道天子微弱不得任自由故禮樂征伐從諸侯

出也云自諸云者希少也若禮樂征伐從諸侯

出非其所故僭濫之國十世少有不失國者也諸

侯是南面之君故至全數之而失之也云自大

云云者若禮樂征伐從大夫而專濫則五世此大

夫少有不失政者其非南面之君道從勢知故

半諸侯之年所以五世而失之也云陪臣云者

陪重也其為臣之故云重也是大夫家臣僭執

邦國教令此至三世必失也既卑故不至五也則

半十而五三亦半五大者難傾故至十極數也

小者易危故轉相半勢使然亡國喪家其數皆

然未有過此而不失者也按此但云執國命不云

禮樂征伐出者其不能僭禮樂征伐也繆播曰大

夫五世陪臣三世者苟得之有由則失之有漸大

者難傾小者易滅近本罪輕遠彌罪重輕故禍遲

重則政速二理同致自然之差也云天下有道則

政不在大夫者政由於君故不在大夫在大夫由

天下失道故也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君有

道則頌之聲與載路有時雍之義則庶人若無道

所街群巷聚以評議天下四方之得失也若無道

則庶人共有所非議也周幽王無道為犬戎所

殺其子平王東遷雒邑於是周始微弱不能制諸

侯故于時魯隱公始專征濫伐至昭公十世而昭

公為季氏所出死於乾侯之地也十世者隱一桓

二莊三閔四僖五文六宣七成八襄九昭十也桓

家者季文子始得政而專濫至五世桓子為臣所

囚也五世者文子一武子二悼子三平子四桓子

論語集注卷之八

二十四

而失者也。○註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非猶鄙也。鄙議風政之不是。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註鄭玄曰。言此之時魯

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

宣公於是政在大夫。魯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

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註鄭玄曰。文子武子悼

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註孔安國曰。三

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

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疏孔

曰至微矣。○云孔子云者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有不失于時。孔子見其數將爾。知季氏必

亡。故發斯旨也。公君也。祿去君室。謂制爵祿出於

大夫。不復關君也。制爵祿不關君于時已五世也。

故云去公室五世也。云政逮云云者逮及也。制祿

不由君故及大夫也。季文子初得政。至武子悼子

平子四世。是孔子時所見。故云四世。云故夫云云

者大夫執政五世必失。而季氏已四世。故三桓子

孫轉以弱也。謂為三桓者仲孫叔孫季孫三家同

出桓公故云三桓也。初三家皆豪濫。至爾時並衰。

故云微也。○註鄭玄曰。至世矣。○襄仲既殺赤立

宣公。宣公雖立而微弱不敢自專。故魯祿不復關

己也。宣一成二。襄三。昭四。定五也。○註孔安國曰

至衰也。○後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故多云孟孫

也。氏。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註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

也。友善柔。註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註鄭

玄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疏孔子曰。至損矣。云

友益者有三事。故云益者三友。云損者三友。云友直

者。一益也。所友得正直之人也。諒信也。云友諒者。二益也

所友得有信之人也。諒信也。云友多聞益矣者。三

益也。所友得能多所聞解之人也。益矣。上所言三

事。皆是有益之朋友也。云友便辟者。此一損也。謂

與便辟之人為朋友者。謂語巧能為避人所忌者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註動靜得於

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註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註王肅曰。

佚遊。出入不知節也。樂宴樂。損矣。註孔安國曰。宴

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疏孔子曰。至損

也。云樂者。謂以心中有所愛樂之事。三者為益人者

也。云損者。三樂者。又謂以心中所愛樂有三事。為

損人者也。云樂節禮樂者。一益也。謂心中所愛樂

樂得於禮樂之節也。云樂道人之善者。二益也。心

中所愛樂。樂道說揚人之善事也。云樂多賢友者

三益也。心中所愛樂。樂得多賢為朋友也。云益矣

者。此上三樂。皆為益之樂。云樂驕樂者。此明一

損也。心中所愛樂。為驕傲以自樂也。云樂佚遊者

此二損也。心中所愛樂。恣於自逸。恣而遊。不

論語集注卷之八

二十一

醜陋以為樂也云損矣者此
上三樂皆是為損之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註孔安國曰愆過也言未

及之而言謂之躁註鄭玄曰躁不安靜也言及之

不言謂之隱註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

顏色而言謂之瞽註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

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疏孔子曰至之

曰云云者愆過也身侍於尊有三事為過失也云

言未云云者一過也侍君子之坐君子言語次第

承之未及其抄次而言此是輕動將躁者也云言

及云云者二過也言語次第已應及其人忽君子

不肯出言此是情心不盡有所隱匿者也云未見

云云者瞽者盲人也盲人目不見人顏色而只言

人之是非今若不自侍坐未見君子顏色趣向而
便逆言之此是與盲者無異質故謂之為瞽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註孔安國曰得貪得也疏孔子曰至在

有三戒者君子自戒其事有三故云有三戒也云

少之時云云者一戒也少謂三十以前也爾時血

氣猶自薄少不可過慾過慾則為自損故戒之也

云及其壯云云者二戒也壯謂三十以上也禮三

十壯而為室故不復戒色也壯齒已壯血氣方

剛性力雄猛者無所與讓好為鬪爭故戒之也云

及其老云云者三戒也老謂年五十以上也年五

十始衰無復鬪爭之勢而戒之在得也得上也年五

老人好貪故戒之也老人所以好貪者夫年少象

春夏春夏為陽陽法主施故少年明怡也年老象

故老。秋冬為陰。陰體斂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註順吉逆凶，天之命也。

註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畏聖

人之言。註深遠不可易，則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

天命而不畏也。註恢疏故不知畏也。狎大人。註直

而不肆，故狎之也。侮聖人之言。註不可小知，故侮

之也。疏孔子曰：至之言。云：君子有三畏者，心服

畏也。天命謂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從吉逆

凶，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不敢逆之也。云：畏大人，

者，二畏也。大人，聖人也。見其含容而曰：大人見其

作教正物而曰：聖人也。今云：畏大人，謂居位為君

者也。聖人在上，含容覆燾。雖不察察，而君子畏

之也。云：畏聖人之言者，三畏也。聖人之言，謂五經

典籍。聖人遺文也。其理深遠，故君子畏之也。云：小

人云：云者，既小人也。與君子反，故君子畏之。所畏

者也。小人見天道恢疏而不信，從吉逆凶，故不畏

之。而造為惡逆也。云：狎大人者，見大人含容，故窆

狎慢而不敬也。江熙曰：小人不能德，故媒慢也。云

：侮聖人之言者，謂經籍為虛妄，故輕侮之也。江熙

曰：以典籍為妄作也。經籍深遠，至言也。云：理皆深

遠，不可改易也。云：恢疏，故不知畏也。天網恢恢，

疏而不失，小人見天命不切切之急，謂之不足畏

也。云：肆，猶經威毒也。大人但用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註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

之，又其次也。註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

之，又其次也。註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

之，又其次也。註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

不學民斯為下矣

孔子曰至下矣。此章勸學也。故先從聖人始也。云生而

云云者若生而自有知識者此明是上智聖人。故云上也。云學而云云者謂上賢也。上賢既生知資學以滿分。故次生知者。云困而云云者。謂中賢以下也。本不好學。特以己有所用於理。困憤不通。故憤而學之。此只次前上賢人也。云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者。謂下愚也。既不好學而困又不學。此是下愚之民也。故云民斯為下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曰至

思義。云君子有九思者。言君子所宜思之事。其條有九也。云視思明者。一也。若目瞻視萬事不得。孟浪唯思分明也。云聽思聰者。二也。若耳聽萬理不得。落漠唯思聰了也。云色思溫者。三也。若顏色

平常不得嚴切。唯思溫和也。李充曰。靜容謂之和。柔暢謂之溫也。云貌思恭者。四也。若容貌接物不得。違逆唯思遜恭也。李充曰。動容謂之貌。謙接謂之恭也。云言思忠者。五也。若有所言語不得。虛偽唯思盡於忠也。云事思敬者。六也。凡行萬事不得。傲慢唯思於敬也。故曲禮曰。無不敬也。云疑思問者。七也。心有所疑。不得輒自斷決。當思諮問於事。有識者必云。忿怒難者。八也。彼有違理之事。來觸於我。我必忿怒於彼。雖然。不得乘此忿心。以報及於親。是謂難也。云見得思義者。九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見已應有所得。當思其義。取也。江熙曰。義然後取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註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也隱居以

求其志。行義以違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疏孔子曰至人也。○云見善如不及者。見有善者。當慕而齊之。恒恐已不能相及也。袁氏曰。恒恐

失之。故馳而及之也。云見不善如探湯者。若見彼

不善者。則已急宜畏避。不相染入。譬如人使己以

手探於沸湯為也。云吾見云者。孔子自曰。此上

二事。吾嘗見其人。亦嘗聞有其語也。顏特進曰。好

善如所慕。惡惡如所畏。合義之情。可傳之理。既見

其人。又聞其語也。云隱居云者。志違昏亂。故願

隱遁。言幽居以求其志也。行義以達其道。常願

申。故躬行仁義。以達其道也。云吾聞云者。唯聞

昔有夷齊能然。是聞有其語也。而今世無復此人。

故云未見其人。也。顏特進曰。隱居所以求志於世。

表。行義所以達道於古人。無立之高。難能之行。徒

聞其語。未見其人。也。○註孔安國曰。至疾也。○去

謂避惡之速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稱焉。**註**孔安國曰。

千駟。四千匹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註**馬融

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

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註**王肅曰。此所謂以

德為稱者也。**疏**齊景公至謂與。○云齊景公有馬

云云者。生時無德而多馬。一死則身名俱消。故民

無所稱譽也。云伯夷云者。夷。齊是孤竹君之二

子也。兄弟讓國。遂入隱于首陽之山。武王伐紂。夷

齊和武王馬。諫曰。為臣伐君。豈得忠乎。橫尸不葬。

豈得孝乎。武王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孤竹君之

子。兄弟讓國。大王不能制也。隱於首陽山。合方立

義。不可殺。是賢人。即止也。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

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遺西令支縣。祐家。自張

石虎住蒲坂採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
草木夷齊聞言即遂不食七日餓死云首陽下者
在山邊側也云民到于今稱之者雖無馬而餓死
而民到孔子之時相傳猶稱揚愈盛也云其斯之
謂與者斯此也言多馬而無德亦死即消雖餓而
有德稱義無息言有德不可不重其此謂之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註馬融曰以為伯

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對曰未也嘗獨立註

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他日

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矣陳亢退而喜曰

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疏陳亢

問至子也○云陳亢問云云者陳亢即子禽也伯
魚即鯉也九言伯魚是孔子之子孔子或私教伯
魚有異門徒聞故云子亦有異聞不也呼伯魚而
為子也云對曰未也者伯魚對陳亢曰我未嘗有
異聞也云嘗獨立者此述已生平私得孔子見語
之時也言孔子嘗獨立左右無人也云鯉趨而過
庭者孔子獨立在堂而已趨從中庭過也云曰學
詩乎者孔子見伯魚從庭過呼而問之曰汝嘗學
詩不乎云對曰未也者伯魚述舉已答孔子言未
嘗學詩也云曰不學詩無以言者孔子聞伯魚未
嘗學詩故以此語之言詩有比興答對時醉人若
不學詩則無以與人言語也云鯉退而學詩者伯
魚得孔子之旨故退還已舍而學詩也云他日又
獨立者他日又別日也孔子又在堂獨立也云鯉
趨而過庭者伯魚又從中庭過也曰學禮乎者孔
子又問伯魚汝學禮不乎對曰未也者亦答曰未

學禮也。云不學禮無以立者。孔子又語伯魚曰。禮是恭儉莊敬。立身之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不學禮。則無以自立也。云聞斯二者矣者。又答陳亢。言己為孔子之子。唯私聞學詩學禮二事也。云陳亢云云者。陳亢得伯魚答己二事。故退而歡喜也。言我問異聞之一事。而今得聞三事也。云聞詩云云者。伯魚二也。又君子遠其子。三也。伯魚是孔子之子。一生之中。唯知聞二事。即是君子不獨親子。故相疎遠。是陳亢今得聞君子遠於其子也。范甯曰。孟子曰。君子不教子。何也。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忿。繼之以忿。則反夷矣。父子相夷。惡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

曰君夫人也。註孔安國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疏。邦君至人也。云

禮亂。稱謂不明。故此正之也。邦君自呼其妻曰夫人也。云夫人。自稱曰小童者。此夫人向夫自稱。則曰小童。小童。幼少之目也。謙不敢自比於成人也。云邦人云云者。邦人。其國民人也。若其國之民。呼君妻。則曰君夫人也。君自稱。則單曰夫人。故民人稱帶君言之也。云稱諸云云者。自我國臣民。向他邦人。稱我君妻。則曰寡小君。君自稱。曰寡人。故臣民稱君為寡君。稱君妻為寡小君也。云異邦人云云者。若異邦臣來。即稱主國君之妻。則亦同曰君夫人也。

